盧納卡爾斯基著

往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БЫВШИЕ ЛЮДИ.

ИЗДАНИЕ КУТК. Москва 1928 г.

Пролетари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盧納卡尔斯基著

往人

社會革命党簡史

李竹声
劉起峯 合譯
盛忠亮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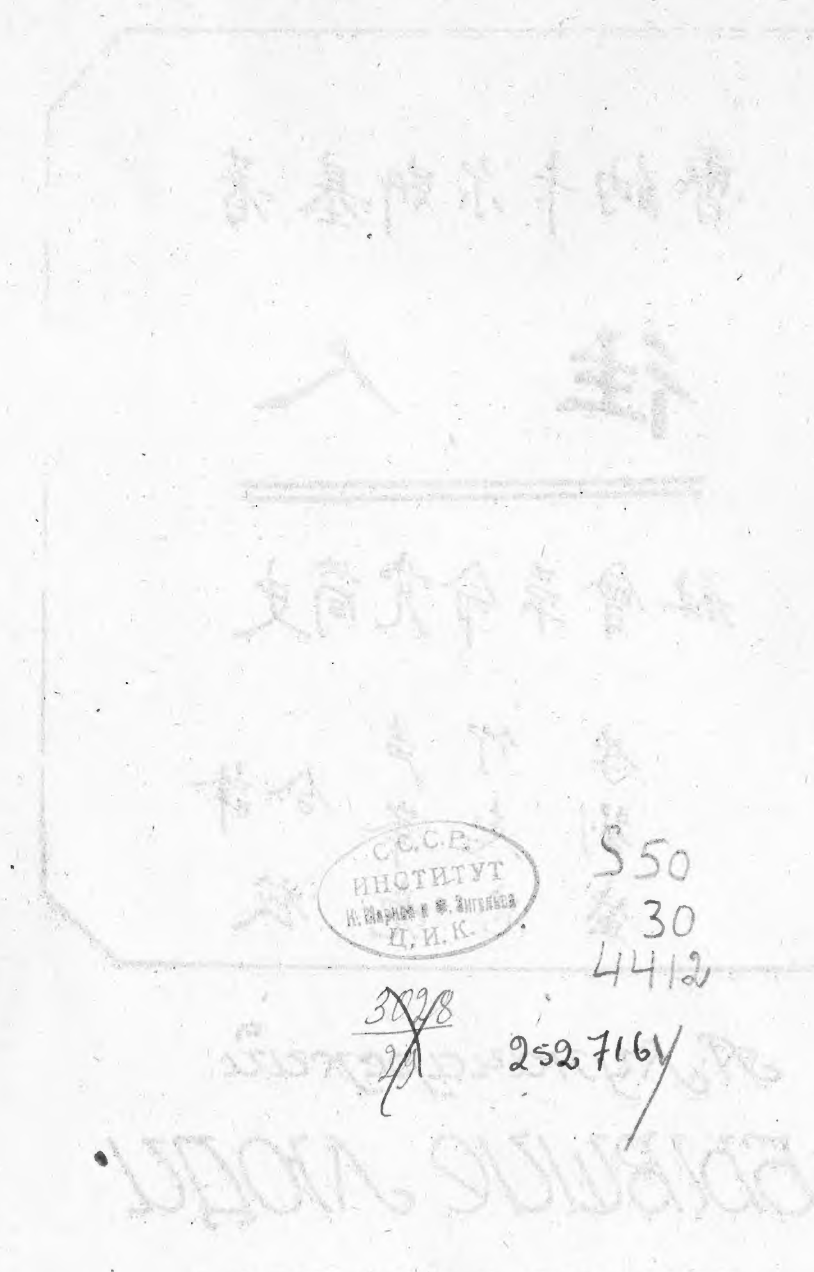
А.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Бывшие люди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артии эс-эров

перевод
Славина и Соколова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Мицкевича.

издание КУТК. Москва. 1928 г.



Стеклография КУТК. Москва. Волхонка. 16.

Мосгублит 24138. КУТК.А378 т.500 экз. 1928

Р.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БЫВШИЕ ЛЮДИ.

一. 小資產階級

現在的世界史是資本與勞動間之有力的一決生死的爭鬥史。社会分為両個對壘的力量，一面是很小一部分工商業資本家，特別是財政資本家，他們手中握有大批的財富，主要的是生產工具，所有各国政府（自然除掉無產階級的苏維埃共和国）都在牠的影响之下，以此而進入於帝国主义時代，這個時代的特點就在牠要使人類中巨量的未甚開化的民族都听命於帝国主義，並且在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階級中鞏固其絶对的統治地位，在工人階級中造成種々等級，以便完成某一国内工業資本與財政資本的独霸。

在這種基礎上，就發生了激烈的競爭，卒至爆發欧洲大战，而蔓延滋長自下大有囊括全世界的危險。此種資本主义在人類前所展佈的兇悪前景，只有由無產階級之有力的反抗意志才能消滅。数百万的無產階級，（姑無論他能澈底覺悟和明了他的利益與爭鬥方法與否，）至可以不費大力而獲勝利，因為這個階級不僅他的人数很多，而且由資本家本身已將他密切联合和組織起来了，同時在他的手中实々在々的有偉大的工業，以掌握着全世界的生產。真的可以不費吹灰力便能《剝削那些剝削者》，以完結資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在無產階級战勝資本主义的过程中，除掉資本家的聰明與組織，以及其主要工具——国家外，最大的阻礙就是有巨量的中間分子。

凡多少靠着自己勞動為生的人们都是属於中間分子，他们憑藉自己的私產或最高的知識與技能，既不属於為剝削工人群衆的資本家，又不能算為無產階級，即無任何私產的被剝削者。代表這種人的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以及知識分子。

此中之每一集團，都以其具有中間的性質，所以内部还不一致。如富農完全近似於資產階級和資本家。而没有馬的農民就近於鄉村無産階級的雇農。用幾個影計和幾個徒弟的大手工業者可以説就是小資本家。而没有什么家私的夥計或只從事於修擦工作的貧者，他的私產只是一把鉗子和蠟尖絲，自然是一種無産階級，不过未被工廠联合起来而與無產階級的苦海溶於一罷了。其次如剝削兩個店員的小商人，他就要完全主張保留私有財產，而任何一個叫賣的小販子，他的資本只是一个香烟盤子擺得些香烟，這種人却是真正的無産階級，所过的生活較之工廠裡的工人还要坏得多。再次如得寬枉報酬的有名醫生或能威屯資本家的工廠経理差不多與資本家没有什么分别。而那些小官僚，窮學生以及其他與此相似的人们却又造成大批的知識分子的無産階級。

此等中間階級，都可以稱之為《小資産階級》，他们的缺点就在其中半無產階級的成分與工廠無産階級不同，他们生性散漫而傾向於無政府主义者或幻想的烏托邦社会主义的浪漫思想，甚至其中最覺悟的一部分都有這樣現象。

這些中等階級往々是高等文化的負持者，主要的是知識分子。一般說来，知識分子在小資產階級的中等階級内總是占在領導地位。不过知識分子的本身，常以其社会的浪漫性又兼與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有密切的関係，不能有固定的意志，以致時而向東，時而向西，四外八方都受其他階級的影响。

結果小資產階級就分為許多政治團体，團結於各色各樣的旗幟之下，其中最顯著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过激主义，各種变態的無政府主义，各種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厭惡的反犹太主义，最後一種心理是由於民族小資產階級和目下在許多国家内有很大作用的現為純粹域

市的及国际民族的——猶太人的小資產階級之競爭而起。

從前有过一個時期，此種小資產階級曾能完全表現其偉大的革命作用。這就是当無產階級还没有形成的時候或才萌芽的時候。當時小資產階級常依賴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是有許多神合之處的）而掀起許多大規模的革命；如十七世紀德国的農民战争，十七世紀末葉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紀中葉的美国革命。以及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国革命皆是。

不錯，小資產階級以其具有散漫性之故始終不能鞏固他的已獲得的地位，而使封建制度的残餘驟衰及專制政体崩潰，結果總是不得已而將革命作用讓給社会中的大資產階級，資本家，並且往々在此後即服務於資產階級。

可是小資產階級在那時能够实行平民革命到底（如馬克思所說的），他的功績却是很偉大的，並且在這一点上他們算是無產階級的前輩，至今無產階級还要紀念在其真正革命時期的幾个小資產階級的大領袖，關於這一層自然是不能否認的。

不过稍遲以後，當無產階級已經確定了他的目的，其先鋒隊努力的參加到政治舞台，此種半路客的小資產階級就退出去，占在無產階級的仇敵地位。自然小資產階級的下層分子是还很緊括地與無產階級纏在一起，尤其在開始時期，渾々沌々黑白难分；小資產階級常来蒙蔽無產階級，使他們辨不清楚。而無產階級總是拉小資產階級到自己方面来。

可是事情愈过愈顯明，要這兩個階級走一条路，只有小資產階級完全受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才行。在过激分子中的小資產階級常是滿帶着社会主义的，且形成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过激主义形式（如普魯東及路易布郎）和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社会主义（如巴黎公社大多數

領袖的思想）。

馬克思說：到1847年没有一個出色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為了要取得战鬥意义已甚明顯的無產階級的同情，沒有一个不自稱為社会主义者的。到了1848年法国罗蘭（Ледрю Ролэн ）領導的小資產階級政党，他自以為是十八世紀末葉偉大的恐怖主义者的繼承者，而稱自己為社会民主党。

可是他在1848年，六月與工人共同完成二月革命以後，即行整個地跑到敵人的营壘中，帮助加九尼克（Кавеньяк）將軍屠殺無產階級。

馬克思與恩格斯毫不留情的把十九世紀中葉德奧兩国革命史中小資產階級所起的卑鄙齷齪的叛賣的作用完全揭穿了。

所有以後的小資產階級歷史都祗是他在1848年作用的發展延長。他漸々地與無產階級結合併起来，但永不能為無產階級堅固的同盟者，尤其是富農十分之九總是同無產階級爭鬥的資產階級的主要柱石。

最坏而有害的就是小資產階級在第二国际大多數德奧克拉西形式的工人政党中阻碍了無產階級的覺悟。小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找到了一部分與他相近的成分。如一大部分有高等技能的工人便代表這種成分。他們雖然也在工廠內作工，但居一種特殊地位，差不多與技術的指導人員一樣，他們有很大的小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並且前途生活很可靠，在相當的程度上與其說他們屬於被剝削者無寧說他們屬於特权階級。

还有許多党的办事人及联工会的办事員比較更近於小資產階級（例如書記，会記及編輯等）。此種人一部分直接由知識分子選出，另有一部分由工人中選出，这些被選的工人既與机器脫离了関係，就滿带有官僚的氣味了。其後更因在实际上與資產階級和平共居及參加国

会，於此時常與資産階級周旋這種人就習染於資産階級而與之成立調協的於己有利的関係。因此党就生出一種息失，一方面形成党的力量，他方面就掌握党权，以緊勒着此種力量，結果在宣佈世界战争的時候就成了一種將無産階級服從於資産階級統治的組織。国会主义與其出席代表（一種坯的党的办事人）遂奏演了幾番教人作用。所謂机会主义者，社会党国派或孟塞維克都是一種小資産階級的政党，主要依靠一些類似無産階級的分子。無論他们用馬克思主义来塗飾自己，這些分子總不能不特别趋向於企畵主要依賴知識分子及農民的小資産階級的政党。

所以俄国的孟塞維克党及社会革命党就是最明顯而合法的小資産階級傾向的代表，实為反革命的工具。這或者是與他们的意志相反的。於此我们可以回憶馬克思関於主觀的自覺的幾句話：《政治的卷票與商業的卷票不同之処即他不但欺瞞了買者，还欺瞞了賣者》。換句話説：就是社会革命党與孟塞維克永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是小資産階級的代表及大資産階級的走狗。他们以為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惜馬克思説过：《判斷人物與時代不依其自家的〝吹噓〞而以其所行。行為如明鏡，照出人的真面目来。

二．俄國的小資産階級政党

列寧関於小資産階級寫道：

《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無産階級必然要與其右邊的鄰居——小資産階級，發生千百过渡階段的関係。在一切工人政党中都不可免的要造成右派，並且在此等右派的観点上和策略上必要反應出小資産階級机会主义的傾向。所以在俄国這様的小資産階級国家内，當資産階級革命時代，此等傾向不得不比歐洲任何国家表現得格外

利害，確定而鮮明》。

俄国小資產階級政党的革命工作可分為兩个時代：第一時代是在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發生以前，第二時代是在其發生以後。俄国的民粹派與恐怖主义者，依其社会的成分而言都是屬於小資產階級，他们在俄国所發生的積極作用，亦如從前十七，十八世紀革命中小資產階級的一樣。他们是有真正革命精神的唯一代表，並且為後來的革命運動準備好了基礎。他们因是反对沙皇專政的英勇战士，所以在他们的傾向上很粗露塗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色彩。這就是由於我们所說的原因所致。資本主义及無產階級運動在西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社会主义在世界革命運動中有這樣大的作用，甚至在落後国家內小資產階級都採取社会主义的思想及社会主义的理論，自然他们這些理論與思想都是些变形了的。

如是俄国的民粹派，雖然他與馬克思主义有少許関係，但他並未純粹採用無產階級的學說，而祇是將無產階級的理論加以農村公社及其他幻想的邪說而已。

因為，帶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小資產階級是與群眾隔閡的，所以他不能引起群眾運動而祇是以恐怖手段，匹馬单槍，與沙皇政体争鬥，社会主义的思想放在次要的地位了而把與沙皇拼命的争鬥放在第一步來。一般說來，當時的小資產階級一面費尽氣力，從事争鬥，一面对於社会主义有這樣極大的熱誠（當時小資產階級中許多熱心分子，假若能得到工人運動的時候，他们一定是要全部參加的）使得他们在當時有很大的声譽，所以我们現在明知他们犯了許多時代的錯誤，还是不完全拋棄民粹派和民意派的遺風而加以抹殺。

但是在工人運動開始發展以後，所發生的小資產階級政党（孟塞維克及社会革命党），他们與工人運動並立和在工人運動过程中所表現的 就完全不同了。此時

小資產階級祇能為工人階級正當發展的阻碍，蒙蔽工人階級和把工人階級推出正軌以外。此外还可以看見在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時候，此等政党，如十九世紀中葉法国德国的小資產階級一樣，就要跑到敵人的营壘中去了。

民粹派的運動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完全被殲滅了。其後以舊時民粹派為基礎的小組会議及各小組联席会議在較複雜的組織中継續举行了十多年。因此這種順序發生的政党，當他把馬克思主义揀了幾点加到他的理論基礎上和承認工人階級與農民，知識分子合在一起，是目前革命最重要的動力，就以為他是改正了过去民粹派的錯誤了。

可是在实际上，這種復生的政党比其前輩还要糊塗和折衷得多。到了九十年代的末期他们的工作就進行得很快。而在1900年時就成立了所謂社会革命党的南派及社会革命党的北部联合，在1901年此二派遂融合為一。所以這一年應稱為社会革命党正式產生的年代。類似《工人事業》的許多社会民主党机関報，即以小資產階級观点来解釋馬克思主义的刊物，都欢迎社会革命党的出現，並且以為他可以直接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隊伍，因為社会革命党的党綱很好甚至好像與社会民主党的党綱根本都不衝突。即《火星報》雖然对社会革命党的党綱較取批評態度，但也在其中發現了與自己党綱很有血統的関係。事雖如此，但究竟是一時被迷所致的，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開第二次代表大会時，就已分析社会革命党只是一種於革命有害的資產階級过激主义，外蒙一層卑鄙的社会主义而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混入一些有害的小資產階級邪說。

社会革命党在其領袖柴尔諾夫（Виктор Чернов）（他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曾以其漂亮的演講，声震一時，博得人们称他為《負担党務重任的後起之秀》）的指導之下，可是現在已占在反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了。

頭腦中充滿着小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紫爾諾夫自然不会有固定的無產階級宇宙观。他心裡以為把無產階級的观点濬深了擴大了，其实祗是混了雜物進去罷了。

轟動一時的折衷主义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特色。在政治方面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完全與鄉紳会的反对派及自由主义合而為一。即在那時候想把左派的自由主义者，同社会革命党的右派分開，已經就很难的了。

那時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綱，只是一種瞎鬧，極而言之所謂土地社会化，即宣布土地為国民所有，祗能趋於表面上的平均和小私有財產的瓜分而已，（所謂勞動的分地），实际上还是要走向烏托邦的，因為平分財產，即如巴甫夫（Бабеф）所了解着，是一種有條件的，也必将從平均中一面生出貧窮化的过程他方面以其自然動力而開始資本主义化的过程。

在十月革命以後，事实上我们雖然採用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綱，（因為一部分較積極的農民已被他们的主張宣傳好了），但這絕不是証明此種政綱是对的。我们所以要這樣做，（這是社会革命党永沒有解决过，並且当他掌了政权还表反对這個办法）要採用這個政綱和把牠实行出来，原以表明我们與農民联合的誠意。我们非常清楚知道這種問題絕不能止於烏托邦的办法就算完事，果然正當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联邦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員会就通过了土地建設新法律，以為離開烏托邦走向实际生活的一大步。関於我们对於農民正当的路綫說得最好的莫过於列寧同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演講。我们的路綫就是要與農民作政治上経濟上的真正联合，而電氣化就是澈底改良農業技術的基礎，以此而增長農民的聚体生活。

社会革命党與農民發生的関係是非常之弱的。如稍運以後，曾分出一部分真正農民革命家，他们在实际上

实行農村恐怖政策，而社会革命党却與他们離開並譴責他们，因此遂使這般人造成社会革命党極端派的小組織，生出許多小資産階級的混乱思想不过他们很努力並且有許多地方是代表实际的社会主义，所以結果大部分的極端派都加入了共産党的隊伍其餘未加入的也與共産党員作堅固的联合。職是之故，若從社会革命党的鄉村工作中減去極端派的工作，那末剩下的除掉反对無産階級的富農暴動外，什么也没有了。

至於社会革命党在工人中间的工作，較之其他，就格外有害得多了。他们利用工廠中半農民的成分，来積極反对工人階級的行動無産階級化，並反对工人階級思想（即馬克思主义，極而言之，就是共産主义）的貫輸。他们阻止工人中許多好分子的進步，而使這些分子不具什么反抗精神。在與鄉村未脱離関係的工人心理中，盤據着一種小資産階級的毒菌，常使他们白費氣力有時且犧牲生命為無謂之摧殘。如雪尔格耶夫（Володарский Сергеев）這樣的刺客就是社会革命党在工人階級中工作結果的悲惨象徵。這一位小塗匠是一個幻想的思想家他曾與社会革命党合在一起，時常復述他的幻想要替革命做一点什么事，但結果祗是殺掉本階級中一個最忠实，努力和有威权的实际革命中的領袖，以实現他這個幻想。

社会革命党最得意，而轟動一時的工作就是他们的恐怖的鬥爭，以充偉大的民意派事業的継承者。

現在姑且不説恐怖手段的坏方面（我將在本書下面一章中説他）即以恐怖為政治的武器而言，那末這種小資産階級手中的恐怖政策也是非常驚奇的。我们知道從前的民意派曾想把統治階級的国家打得粉碎，因為他们依巴枯寧的理論，相信国民祗要一解除枷鎖便知神速的

創造力一樣立刻就能建設起特殊的共同合作的社会主义。

這固然是很膚浅的思想，但一般說来却是很偉壯的。其所以偉壯的道理，甚至於馬克思在他看見一般革命的战士們偉大的魄力和光榮的英勇主义時，也承認他們可以獲得一時的勝利，雖然知道俄国以後的發展，决不如民意派所想的而是走的别一條道路。

可是社会革命党手中的恐怖政策就成了立憲民主党形式的一種鉄証。例如聰明努力且伶俐，號称《革命之虎》的格尔苏尼（Гершуни ）自然在後来社会革命党中無疑的是一位最大的人物，其駕乎折衷主义者闹笑話的柴尔諾夫之上的，但是恐怖主义的实际尺其創立者在隋史根（Сипягин）總長被刺以後所出的傳單上，却這樣寫道：《現在举国驚惶，人人自危的偉大争鬥，業已開始了，……想預防這種争鬥，祇有給国民以 和平文明的手段来限制当局的淫亂無法。

一個革命最的社会革命党員（实質上只是拿起一支手槍偵殺任何一個總長的角色）聲明道：《乾脆給我們一張憲法吧，使我們藉此可以限制你們的淫亂，那我們便立刻把炸彈放在陳列所裡》。

格尔苏尼甚至在他有名的保護民衆的演講中也是用這樣態度說話。他在那裡特别聲明：說政府不給他以和平争鬥的可能，因此就出了一種滑稽的口頭談：《立憲民主党向政府說：《对我們讓步罷，不然社会革命党就要放槍了》換一句話說，就是：假若你們能向我們讓步，社会革命党就可以不開槍了，這一句話是十分正確的，牠完全把恐怖手段的政治真面目揭開了。而"老太婆"布列西考夫施加（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偏要說許多傷心的笑話：什么恐怖手段是審判暴君的国民法庭，又什么恐怖手段是為国民打抱不平的深刻表現及捨己利人的應有手段，可以增長社会革命党的精神等"，其实這

種傷心的廢話完全與事实相反，沒有那一句可以掩飾恐怖手段有向政府在炸彈手槍的恐嚇之下，强請採用比較自由点的政策的政治性質。

讀者不要以為我们只能引用格尔苏尼的話以作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的可憐卑下性質之証據。這是不对的，當社会革命党参加国会的時候（即第二国会），他们的幾個正式出席説話的人，都把重心放在這一点。例如社会革命党員尔才恩（Ржехин ）在1906年三月二号的会議上説道：«我可以斷定假若我们有政治的自由，假若我们的祖国能够依法行事，假若能够实行普選权，以便举行国民会議，管理国家，那末自然就説不到什么恐怖举動，並且也想不到這一層»。

由是可知恐怖手段，不是反抗資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武器，而还是自由資產階級達到«極高»勝利（如普選权）的武器。

其次另外一個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亚尔漢格尔斯基（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在三月十三日的議席上説得更清楚。他説：«在當局沒有讓国民能够選擧全权国会的時候，战争總是要自然地在那潛伏進行，革命的民衆们總是要趋於舊日的行動方式»。講到這個地方，就有許多右派分子高聲喊道：«作刺客的真是耻辱啊，»！於是亚尔漢尔斯基很爽快地答道：«這種耻辱（？！）对於那一種不能做和平文明工作的制度才算是耻辱，我们要説：應該完全造成不致發生此種耻辱的條件才是»。

可見亚尔漢格尔斯基也認為恐怖確实是耻辱，並非如布列西考夫斯加所説，是增長英雄主义的精神。只是此種耻辱應掉在那些未給国会以充分权柄的人们的腦袋上。関於階級鬥争，他却一句話沒有提到。

假若我们回想蒲列哈諾夫論社会革命党的話：«他

们的革命既一点與社会主义無関，而他们的社会主义也一点與革命無関》，那末我们可以說：社会革命党最努力的革命（即恐怖手段）实际上一点與社会主义無関，他们在這方面只是执行資產階級囊中和掌上的手槍任務。為别人趕篺。

三、論恐怖

我们在前章中已經說过恐怖究竟有过什么政治作用。同時也提到„老太婆”布列西考夫斯基对此種爭鬥的高論。在实际上恐怖只根本破坏了党，並使大的革命政党，豐富健全之精力一落千丈，有如我们目下所証明的一樣。

自然小資產階級的政党，以其有半途客的性質，並且永遠是居在„脚踏两边船”的地位，結果總是生出充分的厭惡心理。尤其在俄国环境中的小資產階級政党迫不得已藉恐怖手段实行有系統的爭鬥，以此加速了他的分化並使之帶有急轉直下的形式。

我们所以喋〻於此，因為有幾個社会革命党員至今还以為他们的恐怖行動是自己手中的莫敵利器。我们說过格尔苏民可以算新社会革命党恐怖手段的第一個忠实創始者。並且的確是一個出色的人物。如他会見茹巴托夫（Зубатов）一事，一個最伶俐的警察走狗，他居然把他圈套好了。此外他在社会革命党內有無上的威权，即此二事都足以見其為人的一斑。然而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工作在实行恐怖的人中，是較好的）也是多方受指責的。

他常〻特别催眠那些頭腦簡單的人们，做為他的武器。雖然我们不知道格尔苏尼的一切行動，但即下面一事，也就很够說明他的往蹟了：他為刺克列格尔司将軍，選擇了年紀很青的格尔高利夫（Григорьев）和

尤尔考夫司加（Юрковская），可是這两個小孩子胆子很小，沒有行刺，並且尽力設法逃出社会革命党的網羅。

假若格尔苏尼过去進行他的工作，常是用些無用的人材，那末一朝遇見对於恐怖工作熟練的人，自然是喜出望外的。因此耶夫諾亜来夫（Евно Азеф）就當了這樣一個人。亜来夫氏在秘密的警察中和社会革命党中進行他的工作。他什么人都欺瞞，並且叛賣本党中大批同志，舉行多次暗殺；記下了許多事蹟，卒至暗殺蒲列夫（Плеве），刺死雪尔格己亜里山大維基（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最後，當事已疑到他頭上的時候，於是毅然進行暗殺尼古拉第二（Николай II）。

可是亜来夫氏的形貌漸為眾所覺察。有一件事我们不得不特别指出，就是《聰明狡猾》的格尔苏尼竟被亜氏騙到這樣地步，甚至於在他將死之前，亜氏告密信的數目（全盤証據在内）已為衆目共覩而他还以自己的無上威权，破坏对於叛徒的一切攻擊計劃，並向亜来夫氏提議與自己同陣去幹恐怖事業，以便藉英勇之死挽回自己。有一次会議上，亜来夫氏的陰謀已被出席人四分之三所揭破。格尔苏尼还叫道；今天大家居然怀疑到最忠实的亜来夫同志，明天恐怕就要疑到我了。至於那一半不及柴尔諾夫之智的糊塗人们怎麼樣呢？柴氏在格尔苏尼死後，亜氏的叛变已經格外明顯的時候，还是継續擁護亜来夫氏，好如騎士擁護自家的夫人一樣。

得了中央委員会同意以後，沙文廓夫（Савинков）遂被派去刺殺塔々羅夫（Татаров），所以要刺他的原故，不但因他也是一個奸細，特别还是因他時想強辞毀謗亜来夫氏。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當占布尔册夫（Бурцев）

来與亞索夫氏審判的時候，公開聲説；假若布尔册夫不能証明亞氏的罪过，就要以破坏党的信仰論，判决死刑。布尔册夫因在一個暗車廂裡遇到一個警察局長老蒲恩 Лопухин ，他得到這位局長的承認，並將另外一個後到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亞尔谷諾夫（Аргунов）也介紹與這位局長認識，（這位局長因此曾被流配苦役），衹是這一個偶然的机会，才把他營救出来，不致為奸隙亞氏而喪命，同時党也才不致為這種惡漢継續犧牲。

亞氏的臉上都表示是一個惡漢。除掉他的举行恐怖的親近朋友以外，所有認識他的，都常把他形容得表裡個性十分哭奇的人。他的恐怖方法，即將其能二面作戲及亞来夫之一刀双口的作用，置而不談，都是一方面特别冷酷，他方面最能使自己不受実际的危險。可是無論什么都不能使社会革命党怀疑亞氏因為他是一個精敏的能手。亞氏以政治的暗殺大顯 党的榮譽，無人再去留心观察他的細微。而社会革命党也覺得這位能手是他的柱石，於是拼命替他辨護不許人有所譴責，亦為奸隙。

不过亞氏並不是唯一的奸細。还有與中央委員会接近的塔々羅夫，格恩格羅司（Жученко-Гернгросс）以及其他都是這一等人。在亞氏被揭穿以後，調查委員会搜罗一切與此有関的事实，遂可恥的發現了一樁事情，就是那些中央委員会的委員先生们已知亞氏的叛变，还派了三個人到亞氏的住宅，不許他们傷害亞氏，甚至不準携带武器，以便亞氏得以逃跑，因此委員会遂毅然指出此種現象所以發生的根源，在他的决議案中寫出以下的名言：

《使亞氏能够幹出奸隙動作的党之生活基本條件便是社会革命党内指導机関把恐怖的意义太着重了。这種太着重的表現，一方面就在造成完全篤守党上的争鬥組

織，使得党的其他部分要受損失以應他的需要，而使其滿足他方面就在过於看重那些善於争鬥殺人的党員》。

对於沙文廓夫也是這樣地看重他。我在沙文廓夫稍為安穩的時候，是很知道他的，當他在俄老格得（Волог-да）時，其行動就使我有一種很可嫌的感覺 剛愎自用，驕氣凌人，時常表現流氓地痞的態度。我完全不明白為什么沙文廓夫不僅在社会革命党的隊伍中有很大的勢力，而且影响到幾個社会民主党員，他们也承認他是最妥當的正人君子。雖沙文廓夫以後指示人家的是：他的事情是超乎原則的，所以結果可以做出無原則的事来。

這位先生無疑地是一個智勇兼全；热情如潮湧的冒險家，是一個神經衰弱，頽廢派小資産階級的浪子代表，他参加了許多恐怖行動並且時常居恐怖的領導地位。他是亜氏的一支股肱。但自然不是說這位聰明伶俐的人；（将来的小說家瑯新（ Ропшин ）每秒鐘都不怀疑亜氏的忠实。

不僅於此，且常在一切正义之下，進行工作。所以沙文廓夫有時竟為正义而犧牲。當沙文廓夫授命於納沙羅夫（Назаров ），殺死塔·羅夫（我们已經說过他）的時候，因此種殺案不甚合乎社会公意，歸过於塔々羅夫过去的學友沙文廓夫。沙文廓夫心中很為焦慮，想党宣佈担負此種殺案的道德責任，可是党不願出此，卒歷三年以後，党始作相當的表白。

我们要請讀者注意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对於謀害俄老達尔斯基（Володарский）的刺客及暗殺列寧同志的加蒲蘭（ Каплан ）也差不多执行了這種同樣的下流任務。這是社会革命党的精神：就是幹过了什么事情，又能把自己的手洗得乾々淨々。可是這種假飾又如何可以使人驚奇呢？當盧滕别尔格（Рутен-берг）报告中央委員会，說：防守部長拉其考夫司基

(Рачковский)向他建議可以經过加旁(Гапон)実行叛賣的勾當，此時中央委員会就委他與拉其考夫司基發生関係。盧滕别尔格很恐怕，因他知道照這樣做是可以失足而且在意料之外，即可使全社会認識他的奸隙。但究竟他还是被迫而作了，沙文簕夫在他的追記錄中描寫此等事件時，大言不慚地說道：《盧滕别尔格被這個計劃扁昏了。他要假得加旁的同意，所以這個弱点擾乱了他，同時又因他的全部計劃都是空中楼阁。大概他还不知道一切斗鬥爭業不但必須要有自己犧牲的精神，同時还要会欺騙》。

所以依沙文簕夫的意見：每一個恐怖主义者，必須受很大的虛假教育，以至能為欺騙的奸隙。除掉幾個完全例外和英勇的鬥争以外，自然不能說一点痕跡都沒有。沙文簕夫既薰陶於此種空氣中，以準備其當前的反革命罪犯之任務，自然就有許多地方不能区别真偽，而受虛假养育成功的要氏天性对於他就是社会革命党的思想。

結果盧滕别尔格殺了加旁，社会革命党在那時就已明白，認明他後来将非表示自己的奸倭與胆怯相等不可。如1909在《往事》(Былое)雜誌上，盧滕别尔格於《加旁軼事》上寫道：《我要責備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以下三点：1)暗不宣佈加旁之死，其实此事本是党員根據党的判決而执行的；2)中央委員会在1906年五月的报帋上聲明說党與加旁沒有任何関係，致使群衆莫明真象；3)関於我與拉其考夫斯基發生関係一事中央委員会故意使我居於道德的二重地位，其实此事的主動者本是中央委員会，而且除一票反对外其餘全体中央委員会都是贊成的》。

可見社会革命党的虛假政策不僅对於敵人，即对於自己同党的人也是一樣。現在我們既有了社会革命党中

央委員会不負塔々羅夫與加旁兩個命案之責的証據，那末高側（Гоц ）從前一面慫恿謝米諾夫（Семенов）和考諾蒲列娃（Коноплева）為偉大革命的領袖，一面自己又躲在樹叢裡，這件事誰还能否認呢？

関於沙文鄭夫我还要說幾句話。若我們承認亞氏曾以他的叛变給党以致命的打擊，那末沙文鄭夫所做的也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沙文鄭夫自從漸々退出恐怖的战線以後，就托名瑯新開始出版二重思想的小說《灰色馬》，其後又在柴尔諾夫主辦的雜誌上發表含义最深的小說《幻影》，以其命題尖刻，及具有文學上不可争論的價值，遂得風行欧洲，此書把党內同志描寫得好像一幅滑稽畫。所有本党的行為和恐怖都被沾污了，只有托名喬尔斯（Жорж ）的沙文鄭夫，好似伊凡沙列維赤一樣，凌駕一切。此種叛变激動了許多社会革命党員的公憤。幾乎全体党內積極分子都簽名寫信寄給雜誌的主筆柴尔諾夫《表示 拒絕與編輯部合作，因他登載了瑯新的作品》。在簽名的人中，我們所知道的有阿尔豪夫斯基（Волховской），亞甫克山提耶夫（Авксентьев ），龍凱維赤（Лункевич ），拉凱特尼可夫（Ракитников ），納坦松（Натансон ），菲衣特（Фейт ），亞尔谷諾夫（Аргунов ），米諾尔（ Минор ）及其他諸人。

從前公佈党內醜史的柴尔諾夫現在若不從事遮掩，究竟又怎樣办呢？所以他就寫文章批評瑯新的小說，在這篇文章裡，很懇切地斥責沙文諾夫道：《除凡尼（Ваня）以外，所有的人都拜倒於喬尔斯之前，在他面前走过。當他與衆人，尤其是党員晤面和交涉的時候，特別表莊示嚴。他辱罵一切人，而自己却有超人一等的大智。其餘所有的人，特別是党員，都是聚首醜顏，以示自己的卑下和喬尔斯的偉大，個々 恭敬讓 路，以便

竞尔斯在灰色馬上完其凱旋之行。這就是書中的大意。試问著者為何要将党内人物変為這様一幅滑稽畫》。

但同時柴尔諾夫又附帶聲明道：他是有意要保護《思想和批評的廣大，实际而非虚假的自由》。因此以譏諷本党抬高自己的聲價便是实际的自由了。不用說的，其餘都是虚假。一般說来，柴尔諾夫在鄉新叛変以後，於所有党的範圍内，还是継續多方地擁護沙文鄺夫，只在自下沙文鄺夫的最近著作（完全形容社会革命党的策略，而且比較中央委員会奸侫及胆怯的相等行動还要更為堅决和勤勵）尽情描罵以後，社会革命党才驚惶說道：《共産党員為何竟敢讓我们已経開除的沙文鄺夫這個坏物任意罵我们》？！

以上述形式的恐怖主义者和他们的袒護者（如柴尔諾夫）之努力，社会革命党遂幾乎全部瓦解。自從由中央委員会趕出了柴尔諾夫及其他黑氏的袒護者（可惜只是暫時的），新中央委員会的委員任新諾夫（Зензинов）巡行幾个省委員会即聲明道：《我们首先所企望的，就在我们党的這一点残火不至完全熄滅》。而同時警察局的聲明也與此不相出入，質言之，就是在俄国再沒有社会革命党了。

可是這点残火是不得熄滅的。牠不但爆發起来，並且在二月革命以後还更光耀的燃燒起来。這是因為在火堆裡抛進了許多小資産階級的碎屑。好如列寧引用的話，所說的：小資産階級的俄国不能不給小資産階級政党以暫時的勝利。假若社会革命党稍微能幹一点，那末他将有更大的作用。但是二月革命時的社会革命党好似曇花一現便消滅了，這團火既經根本熄滅，所生出的祇是一種駭人的反革命的炭氣，我们為此不得不在這本小册子中費一点精神。

我以為把傑列夫斯基（Делевский）的忠实批評

的分析引来是很有用的，所以不惜從此小册子中抄下两頁，以見社会革命党發展之全景。山河易改，本性难変，他從前是這樣，現在也还是這樣的。

《亚来夫派的歷史，主要的都可以在正式社会革命党成立以来的所有組織習慣裡說出来。這個党一開始便是由上層建造成功的。最初他即有中央集权的性質，並且是根據幾個發起人的思想與觀点把他建設和教育出来……。

《党的中心便造成了正統派，並且始終都把上層机関把持起来。他可以決定什么是正當信仰，什么是邪說。在他的正式刊物上發表他的妙言名論並經过他的代办和附屬机関将這些妙言名論散佈於各地。《下層組織絶对地服從上層机関所認定的一切理論和意見。像社会革命党的下層組織如是地聽從他們的領袖，如是地奉行領袖的教訓和如是地少以群力參加理論的工作，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中真难找出這樣的例子》。

……《身居指導中心，彼此合作的行動家所組成的小組，实际上就是壟斷思想理論的工作和為一切事情的主動者。因此就造成一種阻碍工作者思想独立的空氣，党遂與個人離開，一般人的批評意見对於神圣的党的折衷宇宙观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党的群衆尽受正式教理問答的教育，並且謹守盲從中央的紀律，以為中央就是党的理論唯一来源，應該永遠〃不畏於力而服諸於天良〃的附首服從着。

……《與思想領導的壟断合在一起的还有組織上領導的壟断。党的管理权完全集於深染官僚習氣的等級之手。官僚的習慣漸由党的上層傳佈於各委員会及其他正式的党机関。

《党的高級行政机関就是一部分人的閉門團体，他們很親密地联合起来，不但因於從有党以来即在一塊做

工，和很久即服務於党，並且有其共同的特殊道統，特殊威权，以及对党（即中央）的特殊意义，他们好像是整個的，而各個党員却是分開的。在許多人的眼中，以為党就是特权的中央和近於中央的親信分子。

……《党的基本人物太把公衆的行動當為自己的私事，每當找人幫忙的時候，總是首先吸收和提出自己的妻子，親屬及好友。好似羅馬的皇帝，以帝国為他的世襲財産，把管理国家之权完全放在自己的臣僕手中。

……《在一個社会主义的革命政党內，只要總机関及分机関給了地盤主义和引用私人的現象得勢以後，那末十之八九就会忘記了考察個人道德的义務，只要一下拉到党裡来，便就硬幹專办起下去。

《奴隷制度能使主人墮落，也能使奴隷本身墮落，同樣，党中的官僚関係，也能使党的各級机関办事人同樣腐化起来。因此对於下層無势的人就表示驕傲自大，对於上層有势的人就表示醜顔自卑，此種情形，遂成為普遍現象，不但在党員関係中如是，即於各党團，各政党間也是如是……。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可以使党內腐化的，就是在党裡之金錢的崇拜。

……《崇拜势利亦發展於革命隊伍中，於是見金錢便垂涎三尺向之匍匐獻媚了。

……《自從革命組織能有巨量金錢，以供支配的時候，特別是當占領了許多財産以後，除党中争权奪势之事或藉党以自雄而霸於外的現象以外还加上了一種革命的地盤主义，就是党員之私吞公款以飽自家私囊及企圖在党中找飯碗和有薪水的工作》。

此等弊端大半可以危及秘密的党和四面受敵企圖及需要半軍事組織的政党。其他不　甚利害的弊病在共産

党的隊伍中也是有的。不过强大的共產党，有其驚人的德謨克拉西和全权的代表大会，有内部的健全能力，和受過鍛練的年老战士，更有臻々日上的青年群众，四外八方，都向它地流滙聚，　　故能战勝此等弊端，至於在小資產階級的隊伍中，這些瑕疵就足以使党根本破裂和消亡，甚至党中过去的少数好人也要染坏。不僅要将沙文廓夫一類的角色，並且要把　性格特殊的布尔册夫絶对忠实的布列西考夫斯加，真正超人一等的亞甫克山提耶夫都要变成真正頭腦簡單的反革命者。於是全体忠实的党員便陸續從社会革命党中逃出，而那些澈底覺悟的分子及明瞭此党歷史的人就不能不希望此党之速滅，使其殘根敗蒂，隨以俱亡，不得其傳，只留下来其中一部分健全分子，以為革命而战，潮流之先駆。

四．從二月到十月（1917年）

我们上面所說的社会革命党在二月以前的行動總結，姑無論其如何惨淡凋零，但我们应該承認這还是社会革命党歷史中較好的時代。

托洛茨基同志說得很对；唯其因為社会民主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替恐怖政策作廣大的宣傳，說牠有什么意义，以為牠的政治应聲；我们就要特指出恐怖以其有多方的害處，在革命中一般說来任何有益的作用都不会有的。

社会革命党以後的鬥争，以其當权得势之故，恐怖自然是趋於減少，繼以在十月革命以後，柴尔諾夫第一次的演講就公開反对波尔協維克，直接成為反革命的形式了。他從前在各方面还似乎是革命的武器，現在已成了可惡的罪犯，和帶有反革命性的自欺欺人的騙子了。

無產階級在二月革命以前对於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即在国际政策方面也可以看見。如柴尔諾夫及其他幾個社

会革命党員總不能在其米尔瓦尔得（Циммервальд瑞士地名譯者）和金太尔（Кинталь）的国际社会党臨時大会上達到国际主义的相當頂点。以後更走到歧路上去了（如托洛茨基文錄上所說的），柴尔諾夫簡直作闹倫斯基政府袒護之下的俄国帝国主义者罪大惡極的進攻之明顯擁護者了。

所以我们要說社会革命党在本章所說的時期中及十月革命以後，他的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較之二月以前已大有衰落不可支持之勢，那末在表面上看来他在二月以後的開始幾月内却有空前未有之暢盛状況。

這自然不是因為社会革命党的許多優点所致，而是因為他的許多缺点，政綱糊塗，理論折衷，以及政治態度不明的緣故。無論什么東西都可以穿進社会革命党的廣濶大門感覚得立憲党按其運動的範圍說，是不能代表廣大群衆的。同時社会革命党不向任何東西負責。所以轉瞬之間勉便可以膨漲起来。他愈向前去，愈可以成為恩格斯聰明預言中所說的那種作用的革命德謨克拉西政党，恩格斯寫道：《在一切革命中，往々很小的政党可以得到政权，能保其統治之力者，是因為失敗的統治階級只在這个党中看得見有一綫挽救的希望。自然他们再不能等恐慌的時候的来到以便使共産党得到大多數選舉人和大多數的民族，現在所有的資産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残餘以及小資産階級和鄉村人民的大部分都要集繞於口頭十分革命的極端資産階級政党的四周。我很相信這種政党可以在臨時政府中占得一個位置，甚至於还能在一時占得大多數的位置》。

社会革命党目下的朋友及其袒護者格尔怀尔錦（Гильфердинг）在他所著《財政資本》一書中还能多少正確地解释恩格尔斯的學說，他很好地預先見到了此種現象。

他寫道：《在帝国主义時代，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舊日衝突都消去了。小資產階級実际上現在已成了大資本防守軍隊。結果所有資產階級中的各等級都要為他们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以反对如日高昇的工人階級的運動》。

馬克思在1850年就認為此種《純粹德謨克拉西》的石子要比公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还要危險。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一部分無產階級也往々附合，《偉大的革命德謨克拉西民族中央》一類的東西。

馬克思與恩格斯寫道：《德謨克拉西的小資產階級常想吸收工人到党的組織中，以便在一般社会民主的言辞（或社会革命党的言辞亦可）統治下，掩遮自己的特殊利益，並為《国内和平》起見，一定的無產階級的要求也不提出來。其餘類此的联合總都是不利於無產階級的》。

關於德謨克拉西在德国革命中的作用，1887年恩格斯在其寄伯拜尔（Бебель）的信中寫道：《至於說到德謨克拉西主义者的 参加及其在将来的作用，我以為在革命中的短時期内，他是有極端資產階級政党的臨時意义的，例如他在二月的時候，曾执行了最後挽救全体資產階級和封建経済的任務。在這時所有反動的群衆都归就於他，使他加强。所以一切过去的反動力量在當時都是頂的德謨克拉西名义》（這些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名句，是我從貝司特良斯基（Быстрянский）同志的《俄国革命中的社会革命党與孟雪維克》一本小册子中所擇来的特别有價值的引句。）

最奇怪的就是以後社会革命党自己也幾乎全用這樣的口氣估量此種〃暴發富"的政党。实际上，1919年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在他的《爭鬥的途徑與工具》一文中所分析的事实居然與我们現在所說的一樣：

《現在回到党中的都是些多年革命中破産絶望的分子。所有進来的都是表面接受争鬥工作，只想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尋找，与党的革命心理完全不同，他们对於党綱沒有什么正當的研究和了解。

《在這些群衆中所有舊時的党部工作人材都一致地墮落下去了。党的政策是以他们的意趣為轉移的，他们的真面目常塗改得不可認識。

《党已不是結合思想一致的各分子的壟斷机関了。現在從資産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合作各階級以到波尔協維克主义的無政府主义战友等革命分子都混進入党的隊伍。結果在革命过程中，致使有本党正式代表参加的政府，居然逮捕本党々員烏斯緊諾夫（Устинов）和蒲樂西陽（Прошьян），同時為決裂的左派分子審者的椅子上（即中央机関报）之前庭。

《党是一個革命的俄国所溶出的各派雜色分子之積体》。

社会革命党对於革命的了解完全与馬克思及恩格斯関於他们的預言相體合。例如任新諾夫在他的一本奇書《革命家的生活談》中帶着奇异蠢拙的新浪漫主义和十分反革命的罪悪寫道：

《我们感覺怎樣勝利的愉快啊！我们從前与之作長期流血鬥争敵人，現在已經在我们足前解除武裝和崩潰了。最落後的，存有專制政体的国家，經一次打擊便超过其他国家，並且立刻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实現了所有的国民自由——替各党大開政治行動的自由舞台，出版了自由独立的刊物，举行了許多自由的露天大会。》

听啊！何等美麗的田園歌！假若我们看一看，在這首歌中含有什么意义，那末就可以知道二月的工人運動為饑餓，战争及怨恨資産階級所引起的（比較無産階級

怨恨帝政所引起的並不少）二月工人運動，誠如恩格斯所言，都被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式的小資產階級叛賣了。恩格斯說：《迄今以来，在此種争鬥中，小資產階級在群眾中總是保持遲緩，不堅决和消極的態度，以便在已經勝利的時候，把勝利取於自己手中，號召工人安心復工，預防一切的暴力並取締無產階級已得的勝利》。

社会革命党能與孟雪維克携手並肩，這樣合办的。正是如左派孟雪維克苏漢諾夫（Суханов）和右派立憲民主党米留可夫（Милюков）同樣所証明的：国会中的立憲民主党及羅得夏克派（Родзянки）看到從一般实际可以完全代表工農把政权拿到手裡的人們却把政权拱手送給他們，就覺得非常驚奇。

列寧在瑞士即以銳敏的眼光觀察了全部情勢，並用不朽的名句在他有名的《遠方通信》中確定此種情勢。他寫道：

《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应該要亮起眼珠来观势察变，不要為虛假所擾亂，不要為第一批主战的帝国主义者外交家和各總長的甜蜜的外交官話所迷惑，也不要與其他一批主战派財政和軍事的強盜們吊膀子被他們的秋波催眠起来。二月革命與三月革命的整個过程已經明白告訴我們：英法两国的公使及其代办和爪牙，早已想尽其最後的掙扎，以便使他們的單独和約與尼古拉第二和威廉第二的單独和約合在一起（第二種和約我們也是希望達到的）直接企圖撤換尼古拉羅曼諾夫。

《我們不要自己幻想。假若革命勝利這樣快，和表面一看這樣的《过激》，這只是因為流到原来的歷史環境的力量中的，还有各種不同的潮流，各種花樣的階級利益，以及各種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趋向　。所以一方面，英法帝国主义的陰謀是在慫恿米留可夫，谷其可夫等抓得政权以便激烈堅决地継續帝国主义大战，再屠

殺戮国千百萬的工農，好使谷其可夫取得君士坦丁，法国人取得叙利亜……英国資本家取得美索布達米亜等等，他方面深刻的無産階級和廣大民衆（包括所有城市鄉間的最貧窮的人民）的革命運動，為着麵包，和平及真正的自由而争鬥。

《革命的工人和兵士们澈底毀坯根深蒂固沙皇政体，絶不以畢犹闹寧（Быюканен），谷其可夫，反米留可夫等短時期的，純粋歴史过程使然的幫助而歓喜迷惑，因為這般人的希望只在以一個皇帝换他一個皇帝去一个董卓，来一个董卓》。

所以依照列寧的意見：《在無産階級争鬥初期的許多打擊以後，完全準備好的新政府便可以取得政权。這個政府並不是偶然的集合。他是那些剛起取得俄国政权的新階級代表，直言之：就是那些早已統治各資本主义国家的資本家，地主和資産階級》。

《除這個实际上充當英法数萬々《大公司》的経理人的政府以外，还有一個新的，非正式的，尚未發展的，很弱的工人政府，他代表無産階級和城鄉一部分最窮苦民衆的利益。這個政府就是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苏維埃》。

其次又寫道：（関於此種長篇抄引，讀者不要怨我，因為分析社会革命党以後争鬥的实質，找不出比列寧的話更好的東西。）

《对於自由和澈底毀坯沙皇政体的工作唯一的保障便是武装無産階級，鞏固，擴大，並發展工兵代表苏維埃的作用，意义和力量。其餘一切都是自由主义和过激主义営壘中的政治家自欺騙人的辞句罷了。只要你们帮助工人武装，或者不妨害他们武装，那末俄国的自由便可絶对勝利，帝政便不能復辟，共和国便有保障了。否則全体国民都是要受欺騙的。》

《從取消派的營壘中說出毫無用處的政策：謂我们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工人應該援助資產階級。而我们馬克思主义者却說我们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工人應該替国民揭破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欺騙，考察他而不要信他的話，並且只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組織，自己的联合以及自己的武裝。

《現在無產階級有兩個同盟者。第一個便是俄国內廣大的占民衆最大多數的千百萬半無產階級群衆和一部小農群衆。对於這一種群衆，我们現在應該利用新制度的自由和工兵代表苏維埃，来教育他们，並且首先盡力来組織他们。第二個俄国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便是所有交战国家和其他各国內的無產階級。俄国無產階級有了這兩個同盟者，利用目下过渡時期的特殊條件，開始取得德謨克拉西的共和国及農民对於地主的完全勝利，然後進到社会主义，給與疲於战争的国民以和平，麵包與自由》。

這個策略对於社会革命党有什么感想呢？我们还来用任新諾夫的話。且看他怎樣描寫在俄国革命的舞台上開實行共產主义的策略之基的列寧个人意見的：

《在三月的上半月，波尔協維克的領袖列寧經过德国回来以後，第二天便發表他自己的政綱，（此種政綱後来被判定為破坏革命的東西）。他主張必須將全部政权轉交與工兵代表苏維埃，並且宣佈無產階級專政，設法停止战争。他的政綱在當時與其說牠撞了釘子勿寧說牠受到許多譏笑——此種政綱对於一切人都覺得滑稽不錯。然而他的政綱究竟得到了勝利。這是唯一的因牠能代表兵士群衆的要求》。

請看一看，這種分析和這位浪漫主义的恐怖家的涵意他不斷的歡喜，以為他個人能送其大總長到監獄裡去，同時因他的浪漫冒險的胸中被异常的快樂太充滿了，

致使他的心臟跳得很利害好像他作專制魔王的時候，在他有名的小房間内，被從阿姆斯克（OMCK）送近来許多宫長時的一樣慌張。他常々歡喜《国民的活躍力量》能够互相妥協，因為這位冒險主义者始終與無產階級和農民沒有一点共同的利益，並且這種無用的任新諾夫在反々社会革命党的範圍内覺得自己怎樣偉大，特別因為罕有的後起之秀柴尔諾夫也完全這樣想，與將来在一切反革命行動中為任新諾夫忠实伴侶的亚甫克山提耶夫，及其餘的人们也都是异口同聲這樣說，所以任新諾夫說得很对：《自從列寧在俄国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社会革命党就開始在国民事業》上與他作公開的鬥争，並举行一種很嚴厲的運動反对列寧和波尔協維克》。

因此社会革命党所幹的一切，都沒有跳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巴掌心。所謂《讓書中預言的事情完成吧！》。盖不过如是而已。他们以歡樂與誇大表演自己有先進德莫克拉西政党的作用，联結所有俄国的反動力量為一体與实行徹底革命的和反对欺騙群衆的唯一政党作《莊嚴的鬥争》。

在四月的時候，許多群衆都反对米留可夫，实際上就是社会革命党的各位先生们與孟雪維克的意志，（始終公開援助帝国主义政策的專制者）。到了五月六日，里佛夫（ЛЬВОВ）諸侯與社会革命党及孟雪維克深々妥協而成立的反革命臨時政府倒台了，於是資產階級便向社会革命党及孟雪維克公開聲明道：他们应該自己参加政府；這般先生，以多年的苦役，过去的恐怖事業，《英雄主义》及與工人的联繫，可以為資本家的総長们的屏風和小差，助他们来鎮压国民。當時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都有点畏縮。他们不願意在這種情勢之下插足到政府裡去。他们很知道真正国民革命的大波濤正是方興未艾。但是小資產階級，不管口頭所說的如何，総是永

遠只能為大資產階級的管事的。所以結果不但各種小角色，就是柴尔諾夫和冊来台利（Церетели）自己也不免要穿上制服坐在總長的安樂椅子上。

自此以後這般資產階級的先生們便開始正式奉公的時代．因此列寧寫道：《小資產階級的观点與資產階級不同的地方就在他《拒絶》吞併，和《咀咒》帝国主义，《要求》資產階級不要成為帝国主义者，但主張他在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関係與資本主义的経濟制度的範圍内生活着。小資產階級因限於這種善良，空虛的宣言，实际上便祇為資產階級帮忙，雖然口頭上也有些地方也《同情》於無產階級，行動上總是依賴資產階級，他們始終不領会或者不願意了解推翻資本主义压迫的唯一道路，便是把人類從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

列寧在直接解釋五月六日事件的意义時寫道：《民粹派和孟雪維克，柴尔諾夫和冊来台利把内閣会議從隔壁房间（即從前閣員開会的地方）搬到一间同樣的閣員房间裡去。所以《新内閣》便是此次事件唯一的政治意义

握在孟雪維克與社会革命党手中的工兵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員会宣佈此種事件是資產階級脱離政府的偉大表示，列寧却对此答道：《偉大的脱離实在開始了，不过這不是資產階級脱離政府的偉大表示，而是孟雪維克主义和民粹派脱離革命的偉大表示》。

《五月六号是資產階級勝利的日子。他的政府已立在垂死的岸頭。民衆是堅决的反对政府，苏維埃内社会主义和孟雪維克的領袖們只要說一句話便足以使政府無條件的抛棄他的政权，同時即里俄夫諸僚在瑪灵宫中的会議上也不得不公開承認這一点。資產階級用巧妙的計策麻醉那些孟雪維克主义和民粹派的知識分子領袖們》。麻醉了領袖們便幹起反革命的工作，即從多方妨害革命運動的發展．凡發生任何不安和反抗的地方，便派维以

廷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或斯高别列夫(Скобелев)各等角色去用口如懸河的水把火淹滅。

他们與農民暴動作拚命的鬥爭，藉口說祗要立法的老爺，和農民部長柴尔諾夫以及内務部長亜甫克小提耶夫来到了便可以判决一切問題。此外他们还想欺騙兵士，使之参加六月十八日的偉大暴動。

工兵代表苏維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国民”的便是從战線上回来的讀書人，律師，醫生，等々，他们还受兵士的信仰，以為他们还是與君主政体作第一届争鬥的人物，此外还有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式的穩健工人以及富農等代表，這個大会首先就要替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辯護，並依協約国的要求重新派遣„灰色動物”反对德国，破坏已經開始的和平，堅决地採行繼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當時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以苏維埃中的大多數顯示他们的力量，实际上這種苏維埃只是各兵士委員会及其他類此組織中短時間造成的新官僚主义之外殼，而波尔協維克却想與此種大多數对立起来，举行武裝国民的先鋒隊——彼得格勒的衛兵和工人的大示威。因此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便大怒起来，齊海之(Чхеидзе)竟在主席團上用声色俱厲的喊道：《没有别的選擇，馬上到街上與他们打架去》。

関於波尔雪維克陰謀的風声已經傳佈於各处了。冉来台利果然跑去逮捕波尔雪維克的領袖，只是以偶然的阻礙未遂其志。列寧在会議上的演講，对於此点說道：

《現在问題是這樣：前進呢，还是後退呢？在革命的時候，想立在一个地方不動，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進攻是全部俄国革命的一個轉变，其意义並不在战略上，而在政治和經濟上。現在進攻客觀上就是繼續帝国主义的大战，犧牲千百万人民的性命，不管任何總長有什么意志和見解，說消滅波斯及其他弱小民族，犧牲總

是不免的。若是政权能轉到得着貧農帮助的革命無產階級之手，那末，這便是轉到為和平而鬥争的革命争鬥之最完全最無害的形式（今迄為人類所知的），並且此種轉变將使革命工人的政权和勝利在俄国及全世界得到保障》。

但是前進是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所不願的。當波尔協維克指出開万亜克（Кавеньяк）將軍要準備反革命的叛乱時，孟雪維克各位先生们便声明什麼要與我们共同反对開万亜克將軍，列寧对此答道：

《丹来台利竟然天真爛漫地道出了一切小資產階級（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都在内）的《隐病》。此種《隐病》第一便是他们完全不能有独立的政策；第二不敢信仰革命的無產階級及援助他的独立政策；第三因此便必然滾到立憲民主党或一般資產階級的影响之下（即服從開万亜克）。

以後考尔尼老夫（Корнилов），特别是高尔卡克（Колчак）果然完全証实了列寧的這種預言。

在六月十八日以得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同意便举行了一般民眾的《赤手》示威遊行。在此次示威中所謂苏維埃代表大会中佔多数》的口号便如牛奶中的蒼蠅一樣都浮起来了。人山人海的有五十万以上的国民大隊都在《打倒資本家的閣員》的口号下進攻。因此資產階級的僕役便唱牙可宾党的歌詞，高叫实行革命。列寧代表共產党对此答道：

《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只看見牙可宾党的失败（即將他描寫很卑下）。無產階級的歷史家在牙可宾党中却看見他是一種被压迫階級為解放而争鬥的高度表現。牙可宾党給了法国以德莫克拉西革命的好榜樣，並為帝制派反对共和政体的一種反抗力。牙可宾党所以未能獲得完

全勝利的原故是因為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在歐洲大陸上有許多太落後的国家环繞他的周圍，並且在法蘭西本国内也沒有具備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礎，直言之就是沒有銀行，資本家的新底加，机器大工業和鉄路等。

《假若布爾塞維克党在二十世紀的歐洲内或歐洲边境及亜洲而能够領導革命的無産階級，得到貧農的援助，憑藉已有的可以進到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礎，那末他不但可以有十八世紀那樣偉大和不朽的功勞，並且还能在全世界使勞動者得到堅固的勝利。

《資産階級特别怨恨布爾塞維克党。小資産階級特别怕他。惟有覚悟的工人和勞動者相信政权轉到革命的被压迫階級手中（這是布爾塞維克党的本身）就是脫離恐慌的唯一出路和從死亡及战争中解放的最好方法》。

反動的空氣濃厚了。一方面在战争遭了驚人的失敗以後国民更加怨恨政府及資産階級閣員的擁護者甚至以及擁護战争的社会主义閣員們。他們共相討議道：《我們要使社会主义德謨克拉西的俄国号召各国的民主派，請他們共同提出《無吞併無賠款的和平》的口号，以便影响各国自己的政府走向這方面》。

他方面却有許多人讚成帝国主义的战争。

如社会革命党完全贊同联合式的政府，為此特有以下的决議案：

《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联合式的臨時政府成立以後覚得一方面重新証实了勞苦的城鄉德莫克拉西派力量之進展，他方面以為必然要進一步與破坏全俄国的大危机作堅决的鬥争，因為這種鬥争是鞏固革命的新俄羅斯——目下歐洲"第三種力量"的第一道防線，所必需的。

《依照社会主义德謨克拉西的决議社会主义者的閣員們留在臨時政府中，以实現此等民主派的意見和監

視政府对内对外的政策，那末這種努力的援助必能保証政府，实行他的種々措施，来反对一切毁坏和分裂分子》。

在這個大会一週多以後，即當七月事件失敗的時候。。社会革命党説這次運動太"早熟"了些，或者因此就説這次運動有一点搖動，不很堅强。但是波尔協維克在工兵代表苏維埃中未能佔大多数，所以《一切政权帰於苏維埃》和《打倒資産階級的閣員》的口号便好似向社会革命党及孟雪維克的提議，（特别是社会革命党在其中是一个大党），要他们来奪取政权。实际上，在苏維埃执权的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確想引導国民運動到這條道路上来。

但是克琅斯塔得（Кронштадт）和彼得格勒两地的民衆居然能对於這一点作進步的举動。他们知道丹因（Дан）和柴尔諾夫一類的先生们所組織的政府是不会有好的，只能為資本家的閣員们作一種助手。因此大隊便高叫要求這些先生们到面前来，仔細地考察他们，並和他们办交涉，儼然如对付自己的真正敵人一樣，在這時真算發洩了民衆的正氣。不过這種努力只能証明彼得格勒和克琅斯塔得两地民衆的革命覺悟。至於苏維埃还是任憑握在小資産階級的手中，而且我们已經説过應該用附於苏維埃的劳動群衆的名义举行革命，那末當然只能提出這樣的口号：《小資産階級的革命者取政权呀》！而不能用下面的口号：《無産階級；讓我们取得政权罷》！

我们很清楚這点是一種过渡的時期。即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也很明白，他们怕這個政权，好像牛怕鞭子一樣。我始終不會忘記丹因所説的那一段爽快的話：使就把我们槍斃了，我们也不取政权》。实际上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家防守軍隊並不限於虛假的表示，他經过自己的爪牙把那一部分沒有革命覺悟的衛兵與最反動的

力量联合起来，居然在彼得格勒的街上举行国内战争了。於是血流了，尽力破坏波尔协維克的組織，開始了前線上的軍隊也調回来了。孟雪維克和社会革命党对於反動势力的暴行，若不能使心中起一点驚駭的便不去看牠，同時有軍事陰謀的人也注意這些事，他们对於在波尔協維克中的大逮捕以及破坏波尔协維克的印刷所和編輯處，特别是解除工人武装的可耻行動，都表示寛容默許，頷首称慶。

可是七月進攻的失敗祗是表示革命力量向前發展的过渡関鍵。假若我们說七月三号和四号国民的力量还不十分强大，伸手取得政权，但同時还要在那時承認小資産階級政权的口号，那末可以說最反動的势力在這時也差不多有這樣的情形。高尔民老夫派曾想藉助於小資産階級和其乖兒郎開倫斯基反对波尔協維克的鬥争来消滅革命。可是當時高尔尼老夫的組織已没有這樣充分的力量。高尔尼老夫用以反对彼得格勒的軍隊現在对於他已經鬆懈了。同時社会革命党及孟雪維克，甚至於身衣朝服的開倫斯基，因見地主们議笑得太利害，也都嚇坏了。因此高尔尼老夫不得已乃急由里餓夫聲明他要求開倫斯基免職。結果高尔尼老夫派遂以消亡！

我當時好困难的出了監獄；因為我是彼得格勒城市首領的一個同志，直言之就是我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立憲民主党和波尔協維克互相直接衝突的唯一工作。當時斯来衣爾尔（Шрейдер 他以後為鄧尼金（Алексеевско-Деникинская)之軍的朋友）領導下的社会革命党在城市議会中始終都與立憲民主党携手，雖然在指定駡他们依仗德謨克拉西可恥的老板——即立憲民主党——時，间或亦能促動他们些許的良心，对我们表示小小的讓步，但這究竟是例外。只是當立憲民主党代表百分之百的高尔尼老夫派及其对外的招牌，這些事

实弄明白以後，社会革命党才想稍微接近於我们。一般說来波尔协維克是最有方法破坏高尔尼老夫的，所以那時在小資産階級驟然看来總覺得可鄙亦可敬。後来反動势力継續他的暴行。所有莫斯科的德謨克拉西会議以及彼得格勒的国会預備会議都只是由黑衫党（чер-носотенцы）到社会革命党的一切反動势力新式結晶，而册来台利和開倫斯基便在這裡頭妙想天開，循環往復，前者與大資本家布不里可夫（Бубликов）握手，後者一方面與各軍官互相交罵，他方面又被他们包圍，及與加列金（Каледин）一類的《俄羅斯當代救主》相互為奸。

順着這種情形向前進行，我们在九月和十月之间便直接堅定地說道：在最近的將来，一面鞏固我们的势力他方面就要資產階級联合式的政府自行"滚蛋"還預先声明，假若他"戀棧不捨"那我们不客氣就要下"逐客"令，推鋅起来。這些話都是我们根据武装民衆的革命情緒確有不可否認的高漲事实而說的。而將軍们，地主们，資本家以及開倫斯基和紫尔諾夫都以陰謀反攻彼得格勒為他们的答复。於是实行最無意义的退却，以備把赤色都城交給德国，好如從前和里加（Рига）所做的叛賣行為一樣。所幸彼得格勒可驚的工人和兵士已在波尔协維克指導之下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会，以阻叛賣行動的進展。並且轉瞬之间很明顯地，革命軍事委員会在彼得格勒已比任何正式政权有更大的力量。

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要召集了，我们早已知道在這次大会上，革命的政党一定可以佔大多数。对於交政权給苏維埃一事再沒有其他阻礙。只是要在会議開始的時候，彼得格勒的革命民衆们即將都城献上苏維埃代表大会就是了。這是社会革命党也帶憤無力地出席於這種会議上。

但大家不要以為社会革命党尽是些呆子。在他们中間也不有呆的，也有聰明智慧的（只是較人家遲緩一点）。我不知道是誰，想是崇尔諾夫，他曾寫过一篇致命的自評。這篇描寫俄国革命各階級的發展，及其中社会革命党的叛賣作用的自評，是我们在１９１９年，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出版部，《出版物與通告》第三期上找到的。中央委員会為通告各党部特用下面的名句：

《党始終都是遵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估計，可惜未能按時設法取消與資産階級互為利用的联合制度，以致不能使勤苦的民主派得以解決種々不可延緩的任務，這些重任既未解決，於是在下層便生出不滿的情緒，使新制度動搖不定，脫奪政府一切力量與民众的仰仰。一部分由於自己隊伍中不一致和不甚守紀律，一部分由於缺少同盟者，以便與党共同消滅革命中的联合時期，而轉成一個純粹的社会主义政策，一部分由於在為俄国所不勝力的战争時期中，党協約国強固的牽制，以致成立這種政权，就有很大的困难，最後，一部分由於無法防禦俄国社会主义的奸雄派從後方搗乱，緣於以上諸端，我党便不能指導革命，只得終日而居于消極地位，束縛难伸，且使優柔混雜之政府変換無常，只要他的政治勢力任舊，尚未能影响大多數群众和使少數積極分子興奮激昂起来的時候，此種畸形变態的政府總要反映於革命中。此十月革命所以能收造成政治環境之果，固非無因而然也》。

还有一点要說的，就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関於中央委員会行動的決議案和関於此次大会臨時問題決議案中，廣大而先進的党大会多方擁護立法会議，十分嚴格地指出小資産階級的策略的罪过。但大会從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紛雜情勢之中，未能作出任何的結論。

五.從十月革命到捷克斯拉夫的战争

從上述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对於自己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政策分析中，知道已經革命成熟，如箭在弦上了。老实說，十月二十二日夜間所起的革命真是完全沒有流血。彼得格勒的鬥争，唯一的衝突要点便是冬宮，可是此地的保護力量也只是一營女兵和兩千未成年的士官學校學生。革命軍隊，佔了冬宮以後，以極端銳

敏輕快的手段，如像怕踐踏了婦孺一般樣，就把那些集合保護甬倫斯基与巴里金斯基麾下各位先生的孩子们收服了。社会革命党所謂《黎明》時炸毀了冬宫，其实連冬宫的一根毛都沒有損坏，只是懶々地放了幾声《照》礮，如像放爆竹一樣，唯一的目的只在恐嚇資產階級——社会革命党統治下幕一層垣墻內的豪侠防衛者吧了。

這時在斯莫里学院中(Смо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苏維埃第二次大会正在那裡開通宵的会議，拟托洛茨基說，大会同声一致地决定革命的彼得格勒為献给俄旧羅斯帝国首都的唯一貢品。社会革命党与孟雪維克尽量恐怕起来了。在講台上，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絡繹不絶地上来，作热烈的演講和発誓說：他们再不与我们共同合作了。

但应該肯定地声明，波尔塞維克完成革命以後，並未把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從苏維埃駆逐出去，甚至於还請他们継續工作（只是沒有太堅持請他们）。然而從他们方面所得的只是咒罵。即以左派社会革命党而論也是怕得要命，連政府的大门都不願進去。有一个名喚庫清(Кучин)的中尉，他是一个孟雪維克，竟從講台上高声朗讀有多少軍隊反对我们並且已向彼得格勒開来了。一似十万大軍之外，另有後援隊。同時好像真来似的，什么《愁慘地，彌漫地鳥一般的》的力量都向加特晶(Гатчина)和沙皇村進発来了。同他们一陣的还有甬倫斯基呢。

莊嚴警惶的深夜过了，接着便是苏維埃共和国的元旦。使得社会革命党是何等的不安啊！如謝米諾夫寫道：《十月革命的夜裡在社会革命党中間全体都是手足無措，亂得不可收拾，中央委員会的稀大会不斷地在那開会，可是什么決議案也作不出来》。不过他对於共產主义革命的仇恨是不用怀疑的，所以很快地，這个中

央委員会便提議：«援助軍事組織，各軍依將領，来根本地肅清波尔塞維克»。

因此十月革命所啓發社会革命党各位先生们的便是要肅清波尔塞維克，肅清自然不曾徹底过目前一切的工作就在把这些好作乱犯上的人们趕快消滅乾淨。於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就在十月二十八日的«国民事業»报上号召組織«救護祖国和自由的委員会»以進行这个工作。

且看々这个委員会究竟是个什么東西，参加这个委員会的是些什么人。据此委員会一个積極委員高姆巴尔格（Гомбарг）的报告：«参加这个委員会的有立憲民主党，国民社会主义党以及社会革命党（孟雪維克未久即离開了）。这个委員会的宗旨便是与苏維埃政权做積極的鬥争。在裡面代表立憲民主党的便是納巴可夫（Набоков）和伯爵夫人巴寧娜（Панина）。

因此社会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案，脱离了民党，可說同時也与資產階級組織在一塊了。一聞納巴可夫及巴寧娜両人的名字，也就足以不解自明了。在此種联合中甚至於連真正反革命的立憲民主党右派都是正式的委員。实際上右派是一定要得势的，因為在他的羽翼下包涵俄国所有的暗黑势力，連黑百党都在其內。这个委員会裡的軍事部，专门為肅清波尔塞維克而設的，便是由謝米諾夫（現在，已知他社会革命党），孟雪維克的謝因（Шеин），馬朱蘭科（Мазуренко），高姆巴尔格（Гомбарг），鮑利紹夫（Борисов），社会革命党的阿尼蒲科（Онипко 帶有丹帶的軍人性格），馬斯老夫（Сергей Маслов），国民社会主义党的加以高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以後為名的阿尔汉蓋尔司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的總統及韶莫夫（Сомов）等負責。此外要附帶說一句，这个

委員会在第一次開始軍事行動反对波尔塞維克的時候，便已完全合併起来了。那裡革命党对於開倫斯基厳厲進攻彼得格勒的運動並不是处於滅黙的地位。高比(Гоц)和謝諾夫迷拼命地向四方尋找反革命的軍隊。他们尋到一个把軍事孟雪維克主义的威廷斯基(Войтинский)。告訴他们説：開倫斯基已与克拉司諾夫(Краснов)将軍所帶的第三軍馬隊逼近加特曲(Гатчина)了。社会革命党開始未免有点驚惶。後知此軍是由最反動的哥薩克皇家騎兵所編成，而且謝米諾夫作了此軍的全权代表。但是使謝米諾夫驚駭不測的，就是反動的哥薩克騎兵忽然跑到反对的極端方面去了，他们向新上任的全权代表声明不願与彼得格勒的工人戰争。因此謝米諾夫謝道：«高漲的時期完全未到，而開倫斯基便急燥起来，致使哥薩克騎兵对他是仇恨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為援助«自己的政府»特派一个委員菲以特(Фейт)和高比兩人前去。高比在來的時候便還説：«我们的力量不够»。及他去和沙皇村中閑住的步兵團商量，那知他们也是堅決地反对進攻彼得格勒。謝米諾夫述説当高比為反对革命進攻向軍隊演講，正在引証他從前曾作苦役十年的時候，全场一齊喊道：«够了，我们不要听了»。因此高比的声音便低下去了(謝米諾夫補充説)。对臨時政府及其戰争的策略的仇恨益顯明了。自是以後消滅波尔塞維克的希望便同泡影，一散無踪。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曾決定鼓勇他的領父，即以柴尔諾夫前去補充軍力的缺陷，惠一点生氣，柴尔 二十七日的夜間到加特曲 实行与開倫斯基談判。

可是很奇怪。據謝米諾夫説：«柴尔諾夫有不願公開表明与開倫斯夫合作的意思»。可見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所以常々表示奸傻与胆怯的成份相等，無疑地是受這位«非後起之秀»柴尔諾夫的影响。柴尔諾夫乘曉便到浦司可夫(Псков)去，帶領全軍以反对革命。

謝米諾夫説就連当時的軍官也不满於克倫斯基。他们公開地説克倫斯基是个夾舌子，声音含糊的人，並提議把他逮捕起来，而在周圍好像一隻捲毛狗似地在那徘徊着的汝文廓夫卻与軍官们和相耳語。後来克倫斯基請求謝米諾夫使他從自己軍隊中逃出去，还好，他換了衣服，竟能逃得很恰当，儼似一个風流詩人。其餘自然也是東逃西竄了。最後克拉司諾夫的軍隊在蒲尔可夫(Пулково)一敗塗地，克氏身為俘虜，以列寧異意垂憐於他，就把这个牲物放了，那知他於釋放以後又在南方為作我们的党惡敵人。

那時社会革命党在彼得格勒的雄心还未死，竟於二十九号禮拜日放起机関鎗和大砲来驚嚇我们。这就是士官学生的暴動。士官学校变成了特殊的爆発反革命火焰的火山。暴動主要首領之一便是亞南克山提耶夫，他当我们戡过来压服士官学生的時候，等不得鷄叫，便离開大隊而逃了。根拠社会革命党員拉凱廷(Ракитин)的述説，我们更愈知道此次暴動的主要首領（在亞南克山提耶夫的指導之下）不是別人，就是社会革命党拉凱廷布羅翁(Броун)，克拉考埃此基(Краковецкий)，佈魯傑来尔(Брудерер)諸人。拠拉凱廷説：此次士官学生的暴動与其説他是被革命軍事委員会的行動所压服無寧説他是海員和兵士的氣憤直接暴発所压服。他説的这幾句話是有許多正確的，我们要知道，偉大的十月革命是一个成熟的廣大群众革命，他的爆発可以説沒有流血，而從革命以後，第一次在彼得格勒所流的血便是全完在灌在社会革命党的頭上。可是这般人以其終日痴想根本消滅波尔塞維克主义，不懂这樣動作，就是反对不可敵抗的偉大力量，所以甘願唆使士官学校中貧苦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乳臭兒童，来冒蠢拙的兇猛的大險。

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党昔当自己主使和発動的罪惡

行動一遭失敗或有大的責任時，慣会脫逃。總之是他们的特性，因此我们覺得对於此次暴動有权亞甫克山提也夫当日脫逃的事实引出一定的必要。根拠社会革命党克拉考埃此基的話：

«在这幾天内我们与一个忠於政府的士官学校及其隊伍発生了関係。可是流血的鎮压較之如迅雷不及掩耳比我们所想的还要来得快。我们得到準備解除此等隊伍的武裝消息以後即決定從速開始行動。这个決議案是十月二十九日夜間在全俄農民协会的办公处通过的。團長鮑尔考夫尼可夫（ПОЛКОВНИКОВ ）便被指定指揮此次暴動，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高比就是指定他的主要角色。当時写了許多関於暴動的命令，準備給士官学校。我自己曾将命令交亞甫克山提耶夫（即委員会的主席）簽过字。後来因為步兵学校附近遭了許多失敗，我们便接到委員会的命令，說爭鬥已完全絶望，須立刻停止軍事行動»。

别外一个社会革命党拉凱廷說道：

«当我们開始勝利的時候，我就草訂了一道訓令告彼得格勒全体人民関於推翻波尔塞維克政权，捕逮革命委員会，和恢復臨時政府的政权的事。但因当時高比和亞甫克山提耶夫不在场，未能得他们的簽字，所以这道訓令只能用高，亞二氏的打字机所簽的名字，付印。其上真正簽的不过軍事部主席孟雪維克情南尼（Си-нани）和我（以軍事委員会書記的名义）两人而已»。

当暴動失敗以後，在«国民事業»报第195号上便有以下的声明：

«拠十月三十号«新生活»报上所載：謂十月二十九号八点半鐘在«革命与祖国救援会»的特刊上登有«对於彼得格勒人民与軍隊的宣言»，其上有共和国苏維埃主席亞甫克山提那夫的簽字。因此我要声明，関於此種

宣言我早已在《新生活》上看見了，可是我並未在上面簽字。亞南克山提耶夫謹啓，十月三十号於彼得格勒》。

關於这件事，暴動的參加者拉凱廷説道：《関《俄羅斯意志》一根，載有高此，亞甫克山提耶夫，和隋甫尼否認訓令的声明是真令我不勝忿極之至，这種声明簡直是叛徒的行為，高此本積極參加此次暴動，亞甫克山提耶夫也在爭鬥訓令上簽字过，至於隋甫尼更是他自己親手簽的字。》

这是不用解釋的。我们若把他指出来，也只是与中央委員会推辞刺死佛老達尔斯基(Володарский.)和暗殺列寧的責任一種的事实。

我不再把与莫斯科革命一同発生的流血事件，整个地述出来了。在俄国其他城市内的革命，差不多都是很容易的。只是莫斯科遭了很大的犧牲。其中流血是很多的，而負这種責任的，完全是社会革命党。路得聶夫(Руднев)，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在此地把立憲民主党，士官学生，官長及学生等，所有能在一个雜色的旗幟下集合的完全都組織起来，以便阻碍工兵的偉大力量。不但歷史家，即我们現代人也應該肯定地説，国内战争的負咎者唯一便是社会革命党，甚至不能歸过於那些昏瞶狼狽的黑衫党，而須歸过於合乎馬克思預言的《純粹民主派》。惟有社会革命党一開始就跳不出馬克思的圈套以外，欺騙革命，説服工人，停止革命的進展，継而此種目的不達，便手持武器藉全俄反動勢力之與帮助，反对工人。

社会革命党的招牌是撕破了，但是《後援联合会》还是継續存在而組織起来。最有趣的便是謝米諾夫的笑話：《社会革命党始終都想虚張声势，顯得他有很多的兵力，其实是不正確的》。在会議上，團長巴拉傑老夫主張每人都帶上金色的肩牌，而顯自己的好武之性和政

治眼光，而深玛尔金（Тумаркин）和阿尼蒲村（Онипко）在当時还露出意見要從協約国方面去求款子。

他们主要的对象自然就是彼得格勒的衛戍兵，可是这些兵士也都是很靠不住的，即在我们眼中看来要是時期一到，馬上即可在群众中解散的，而其較堅固的部分可以改为紅色先鋒隊，以後正式入編紅軍。

当委員会及其主要办事人社会革命党員進入布列不拉任斯基團部的時候，便立刻覺得該團有一个与他们並立的組織存在工作着，至於在謝米諾夫和俄林（Волынский）團中的情形，也是一樣。為这些組織的領袖的便是菲鄉年科（Филоненко）。

在十月革命以前，反動势力最利害的時候，社会革命党和平民党的联合因受高尔尼老夫失败的打擊便反省起来了，故是沙文廓夫与菲鄉年科的名字便成為他们特别的彌撒（Мессия，希臘的大教主）。遍地传說道：《俗着啊，菲鄉年科和沙文廓夫来的時候，便会把这些告訴你们》。那時我不但得到許多關於执行死刑的武士们用残酷的手段鎗斃一部分波尔塞維克兵士的消息，而且还有两个冒険主义者，以其患了偉大的癲狂病和持守《灰色馬》中的武士風，便做出許多浪漫神秘的癖事。

菲鄉年科所处的环境全是社会革命党冒険主义的頹廢派和黑衫党的劊子手们的淵藪。未久從这环境中便出現了一个菲鄉年科的热心崇拜者——堪聶格協尔（Каннегиссер），他是暗殺烏里此基（Урицкий）的刺客。那時我因為很注意这个人，所以便從莫斯科伶界中——他所在的地方，得到一点関於他的消息。從他身上，他的言語和他们环境中完全表現着神會顛倒，最深的頹廢派的神气。就是这樣一个浪漫的暴徒，誇大好殺的雄辯家，菲鄉年科却決定他可以救俄羅斯的危亡。

为此他曾依赖某人的援济在彼得格勒的卫队中做长期的工作並与他所鄙视的讨厌的社会革命党接触，向他们提议订立政治的合同。

这个政治合同的内容是：消灭波尔协维克，使菲瑯年科当政，並由加尔塔协夫（Карташев ，护国的正统派），巴利清斯基（Пальчинский ），無政府主义者和工人仇恨的技師），里俄夫（Львов ），神圣宗教会议總管，以前曾充高尔尼老夫与兩偷斯基向冒險事業的交通，目下他覺得韩方卦派的主張很对，便組織歡接近故波尔協維克的左派！），皮協何諾夫（Пеше-хонов ），考諾瓦老夫（Коновалов，一个資本家，為《俄羅斯国粹》的柱石），及凱西金（Киш-кин 在《蒲洛苦凱西 Прокукиша 》時代很出名的一个人物）等組織内阁。

以上是《俄羅斯後援》派的主張。至於社会革命党怎么樣呢？謝米諾夫遂轉向中央委員会探能否与菲瑯年科訂立這樣的合同。中央委員会回答他不可以，但可以与他们作軍事的合作，拿点錢来》。不知他们說这話有沒有回想到有名的托尔斯泰所描寫的一位夫人，她討厭丈夫及其氣味的時候，却說道：《錢呢？一拿錢来》。

如是便從菲瑯年科那中取款子，以示与他们訂过了合同。当布列不拉任斯基圍们已準備繳械的時候，他们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举事。其实從所有菲瑯年科的組織及彼得格勒的先鋒團中所找到的只是一團糟，所以菲瑯年科相信他不能很快地作俄国總統，便倏然一逃無踪了。

代替这个有力的同盟者而後起的便是另外一位官僚伊凡諾夫（Иванов ）。这位伊凡諾夫对於救济俄羅斯有别一種方法，因此便与那冒險家菲瑯年科堅决地分裂了。他决定德親政策，並召社会革命党到留達多尔夫（Людендорф ）拜訪他，及与他共同援救俄

羅斯。據謝米諾夫說：《這个組織是純粹資產階級的組織，完全依賴大資產階級的金錢而存在》。但是又怎么樣呢？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虽然決定对於大資產階級的代办（召他们到德国去的人）的合同取中立態度，但提敌：《軍事委員会尚須維持此種関係，直言之即使軍事委員会与他合作》。

中央委員会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下坐在監獄内的東斯基（ДОНСКОЙ）曾給我们一个聰明的解釋。他說主要是因為《金錢不易獲得》，非要從伊凡諾夫手中取來不可。（見謝米諾夫的話）

他们依照《国民事業》這一个报名，在悪劣的日子中做工作。同時社会革命党並派最有名望的鮑司特尼科夫（ПОСТНИКОВ）到留達多尔夫去，不料鮑氏拒絶其行。因此談判便臨時破裂。忠誠老实的人们說道：《社会革命党想取德国的錢用，是不可能的啊》大家想一想從前烏克蘭的哥薩克大会，給布列斯特（Брест）談判一个打擊，其中半是社会革命党。所以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不能說他在一切叛賣和偏私（為此特開哥薩克大会）的政策中是一个無辜的赤子。我们應該回憶法国的报紙怎樣評論烏克蘭的武士，牠說此種武士与賣身給德国的波尔协維克不同，他们能够忠实地尽自己的义務，恰巧這種評論出現於三天以前，哥薩克大会与高甫曼（Гофман）將軍訂立雙特别合同，破坏我们的談判，並讓德国軍隊開到烏克蘭。

《後援聯合会》消滅以後，代之而兴的便是所謂《復興联合会》。大約他们已知《援救》不成功了。俄国既経沈陷，現在只有他使《復生》。

這種《復興联合会》究竟是什么東西呢？請看他下面的政綱：1，否認布列斯特和約，除波蘭和芬蘭以外，須恢復俄国一九一四年的国界；2，召集立法会議以

復與俄国的国家政权。对於这个政綱，孟雪維克，国民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及立憲民主党都同意。於是参加联合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便是：亜甫克山提邦夫，亜尔谷諾夫，馬斯老夫（Сергей Маслов ）和希納科夫（Бунаков）。但因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的奸佞与胆怯是相等的，所以又声明他们不是中央的代表，只是中央的主張傳達者。達協夫斯基（Дашевский）在其表白中說道：社会革命党对於組織的関係太半是兩面的。我現在很想知道，社会革命党有沒有对於一个问題不是玩兩面的？

实际不但如此，社会革命党的二重性業已成為再二重性了。如達協夫斯基述道：《实际上社会革命党就有兩个經常的政治中央：一个是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選的党委員会，另一个就是立法会議中党團委員会。在党團委員会中有許多社会革命党的最大代表，未能被大会選入中央委員会。其中大多数都是傾於更右的政治路線（比較第四次代表大会所決定的及中央委員会所执行的更右）中央委員会在他们眼中並沒有什么特别的威权。他们以為在反对波尔協維克的争鬥中，必須与德謨克拉西的資產階級團体做親密的联合。而中央委員会却以斜眼看这種組織。話雖如此，但参加却不以斜眼看事情，而驕傲，不避的党團委員会的，正不是别人，就是干節尔曼（Гендельман），埃利亜協維其（Эльяшевич），布渫夫（Буров），甚至於中央委員高此，及非後起之秀的柴尔諾夫。因此二重性便不是完全的，而柴尔諾夫大賣手腕，一面充当中央委員藐視如与資產階級的联合，他面充当党團的委員又正視此種联合（無怪乎亜甫克山提耶夫在信中不称柴尔諾夫為《大人物》而称之為党中生就的斜眼人）。可是这位大人物胸中兩種精神的活潑黄金時代轉瞬即过去了，復与联合会已变成污穢不

堪的東西，因此中央委員会便禁止社会革命党員參加这个組織。但讀者不要以為这般參加的先生们便能听從中央的命令，究竟如何，請看紫尔諾夫此後所給的解釋就知道了。大家要知道社会革命党的奸佞与胆怯是相等的。請讀下文《与復興联合会这樣的組織不应有任何的関係，但不阻止单个党員去参加，以有委員会的委員參加了这个組織，則他必須表面上退出委員会》。

看阿，这是何等可注意的組織！所謂完全是一種机械式的。馬上一个委員便《参加了》復興联合会，他不願意也好，但總是把他《吸収》進去了，現在即是形式上他退出了委員会，也沒有什么意义。

社会革命党在《復興联合会》中仍保持自己的传統，継續恐怖事業，以幹自由資產階級的勾当。在十月革命的時候，紫尔諾夫於第十次使得格勒的臨時大会上正当全场轟動，鼓掌喝彩之际，演講声明道：《我们始終都是擁護立法会議，並且以牠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声明：誰要侵犯了立法会議，誰便是逼迫我们採用旧日的方法与強权争鬥，与那些強姦民意的人们争鬥》。

当立法会議已經召集的時候，社会革命党的战士们，忠实幹練的人们便首先决定道：立法会議既為革命的最高勝利，那末我们就应拼命擁護他，到底。因此就成立一个組織。孟雪維克西克老夫斯基（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便在軍隊中作工作，他做得很有成効，以致大批軍人都能依社会革命党的命令而行動。另外还有一个帶炸彈等武器的四十兵士居然能於各種組織中發生関係。

做軍事工作的阿尔滿科，奸考deprecated提老夫及謝米諾夫三人就草定了一个計劃：《我们以第五師全副武裝的軍隊及我们的争鬥隊在指揮久在渴望的群众示威運動，表演国民暴動，而向謝米諾夫斯基的團部進行。按謝米諾

夫斯基團部目下的情況，在这種影响之下，必能与我们联合起来。於是由此継續前進，再到布列不拉住斯基的團部，尽可能地吸收電表工程营及其他動揺的軍隊。最後集中大隊直向達夫利切斯基（Таврический Дворец）皇宫進発。由此開始積極的行動»。

我还記得，他们為此特設一个兵士大学，把一切擁護立法会議的兵士和旗兵都吸收進去受教育。但是大学知道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会的狩倿与胆怯是相等的。所以他竟出人預料之外，声明不同意於是个計劃，而提議：«在群众積極暴動軍隊自行参加和運動已成了偉大的武装衝突時，才可以把指導权拿在自己手裡»。

總而言之就是中央委員会的委員们也想他反被吸收進去並開始«形式»上的行動。可是運動並未如是吸收他们。沒有一个人能够举行民众運動，所有的战士们只是遵從中央委員会的訓令，消極地在那等着。因此中央為自他上談兵進到実际行動起見，便開始想到恐怖政策了。謝米諾夫說：恐怖行動的«必需»和«有益»对於中央委員会已経明白了。是否完全如他所說呢。我们知道关於中央委員会的確実態度与意見全是众口紛々，莫衷一是。讀者如不不信，待我们举幾个有趣味的証據来。

重行恐怖政策

一九一八年一，二月据中央委员拉喜特尼可夫(Ракитников)所説，恐怖问題重新高唱。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也因此意見紛歧，少数人贊成恐怖政策，大多数则表示反对。到底誰贊成，誰反对，虽已無從考察，但意見分裂則為事实，便是拉喜特尼可夫自己也坐視何子(Гоц)使用兩重政策，一手掩个大多数人的耳目，和奮鬥团(боевая группа)協议恐怖手段的向題。然而謝米罗夫(Семенов)和孔罗布列夫(Конс-плева)底供状非常確鑿，事实昭彰；徑証明人底証实，越発牢不可破。

同時，拉特尼尔(Ратнер)確定地説他自從和中央委员往来以後，洞悉謝米罗夫的人格，依這位見証人説来，"却尔罗夫(Чернов)端斯可以(Донской)推莫非夫(Тимофеев)拉特尼尔(Евгения Ратнер)每談及謝米罗夫及其同事奮鬥員時，热忱奮発，謝氏本人的清廉高尚，其同志奮鬥員的奮勇慷慨，令人勃然"有立志"。我还听了一般人贊頌伊凡罗菲夫(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至于膜拜不已。

拉特尼尔对于奮鬥团的行為本来不表贊同，但是他声言道："在沙皇時代和反苏维埃政府時期，党内一切勇敢健全的份子都集中在奮鬥机関内，無論他们的工作怎様有害，但他们之為人從比党的中央工作人員及政治領袖们要純潔万倍"。

這些説話，人们常疑為帶有主观作用，其实事实告訴我们也是如此，譬如謝米罗夫在党的第四次大会上总是被选為中央軍事委員会委員，屢次担任要職，極秘密而緊要的差使都委任他。

同様，関于孔罗布列夫無論社会革命党人怎様造謠

誹謗，從不能替他造成不良空氣。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社会革命党的政策的特色就是牠的兩重性，我們以後講到党的行動時更可以看到牠的帶上鬼臉的兩面性。以前，奮鬥机関常脱離中央而独立或僅藉中央委員私人関係而与之发生联络；在革命以後还是如此。請看拉特尼尔怎樣揭发党的指導人員底陰謀：

“莫斯科委員会的基本中堅份子（端斯可以，推莫非夫拉特尼尔，亚尔米夫，莫罗斯夫）其绝对的密秘不但党的最積極的工作人員不得而知，即委員会的委員也有些莫明其妙。他們藉口于搧動和破坏工作的危險而实行絶对密秘。使我亦不能不採取調和態度。凡屬中堅人物，必須極詳細的察進党内領屑工作并学会恐怖手段和勒索政策”

拉特尼尔就相信這時候有許多黑衫团的軍官，且有不少的高级軍官都投到東方去参加当時方興未艾的薩馬尔西伯利亚的冒險事業。

拉特尼尔說：推莫非夫和我所談時說在薩馬尔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党的宣傳員而是軍事实行人材，沒有這種人材，組織軍隊根本無從談起”

拉特尼尔虽自有把握不為党的“清潔”担憂，但他听了社会革命党参加復奥会的全权代表巴福洛夫博士的演説和端斯可以談論南方的醜行以後，便断定說，“中央的路線完全是独立的，許多同志甚至負責任的同志全不了解且不贊成”

我們在這本册子内还可引証許多事实，証明当時的社会革命党及其中央已分裂為几派，彼此不相信任。社会革命党用卑怯的態度以掩飾其恐怖政策，但吾人亦不可过于信用那揭破恐怖陰謀的謝米罗夫。

庞大的恐怖運動在彼特格勒的砲艦運動和一部分工人運動相默契。関于這些事實我还記得清楚，拉斯科月

尼可夫(Раскольников)親自告訴我社会革命党人和右党軍官們如何用"彼得格勒艦隊專政"的盲目的口號在軍艦中大事揚動,同時艦長释迦斯特(Щастный)從中贊助。

記得在法西里也夫島海員大会上,我还与拉斯科耳尼可夫和這次運動的指揮員当着海員面前发生过爭論。許多軍官用热烈的声氣作爱国的演講,有一位年輕的少佐还說明了整个的"艦隊專政"的政綱。

這位艦長释迦斯特用猜疑和冷笑来欢迎我和拉斯特耳尼可夫。至于海員们的心理呢,他们当拉斯科耳尼可夫演說時,總怕有人向他射擊,又怕彼此發生格鬥。但是軍艦負責指揮人員还是堅决的答覆社会革命党人,声言在将来暴動時候,把他们分发到各隊中去,而使机会均等;于是社会革命党首領们諾々不已,称謝而退。当時砲艦泊尼瓦河,距阿補舍夫工廠只有两步之遠。該工廠原来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工人们一批一批的分發從戎而且糧食上常有誤会,恐慌非常嚴重,因此更刺激少觉悟的群众。社会革命党的種子便利用這塊土地萌起来。在砲艦上和阿補舍夫工廠内原来常有陰謀,或許还有过甚举動。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号和洛達尔斯基(Володарский)同志由阿補舍夫工廠打電話給李諾維埃夫說要極力劝該廠工人勿与苏维埃政府為敵且要求李氏親往工廠来一過。李氏便邀我同行。我和李氏原来在彼得格勒民众中頗有信仰,然而這次可不同了,民众不由分說,——一頓叫囂,這自然不是民众所為,而是他们背後少數搗亂分子從中作祟。

孟雪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藉少数暴徒之势,用粗鄙之語,痛罵我们。当時和洛達尔斯基便出走了,我们也沒有挽留他。我们在那裡婉劝工人不要生氣,須信從苏维埃政府的堅定而正確的路線,講了一点半鐘之久,出

门須路到法尔恩洛村，即聞得和洛達尔斯基同志被殺。

和洛達尔斯基同志之死（我们認為他还是偶然遇険，其实暗殺的目標还是季諾维埃夫同志）原来是砲艦上和阿補合夫工廠的人们所擺布了的，這一点絶無疑義。烏里茨基同志（Тов. Урицкий　）奉差調查該案也斷定其与社会革命党人有関。他在彼得格勒真理報上做的文章道：

"至於社会革命党右派呢，毫無疑义，和洛達尔斯基的兇殺案他们是参与过的，遠在暗殺以前，他们便已在彼得格勒地方机関上討論了宜採用恐怖手段对付苏维埃的政府和波尔雪维克党的问題。还在暗殺以前二星期法西里島区内社会党右派即已決議這種恐怖政策有使用之必要且宜及時举行"。

直到現在，我们才知到這些事变的真象，社会党人的確在阿補合夫区内及該工廠内实行工作，那時運動的指揮人員為沙托夫（Зотов　）和冈德守莫夫（Годжумов　），他们在砲艦上派有直接的代表；関于砲艦和工廠共同起事的问題曾经中央審查过，只有因其所性怯懦，不敢出席說話，当時謝米諾夫向中央提議採取恐怖行動，中央委員讓斯可以和何子同声附和，且明言恐怖手段在彼特格勒的最好目標便是季諾维埃夫的和洛達尔斯基。

謝米諾夫即時就從事组織暗殺机関，弗多罗夫（Федоров　）佃尔克埃夫（Сергеев　）伍所夫（Усов）佃連科夫（Зеренков　）孔罗布列娃（Коноплева）伊凡老娃（Иванова　）等皆加入暗殺隊。謝米老夫，弗多罗夫等各々身藏武器，一部分暗殺隊員日夜入森林操練射擊。謝米罗夫又主張挑選工人出来為刺客，于是就選出粉壁匠，佃尔克埃夫，這位小哥兒原来醉心于社会党人革命的高調，且久已声言將来定要獻身于革

命事業。利用這樣草率的准備，社会党人便想開始借工人之手来反抗工人階級最强勇最忠实的保護者。不久，謀殺和洛達尔斯基的"技術"工作全都預備好了，謝米罗夫便向何子請示机宜，何子說且不要忙。謝米諾夫向人道："從何子的談話中，可見中央缺少实行的決断力，時机已到，往々交臂失之"。郝尔罗夫不敢断言和洛達尔斯基之死，不是預定計画，暗殺是謝米罗夫一人的行動而不是社会党机関的指使；他只說暗殺的發生不得其時，和氏之死并沒有決定在這一天。這話都是对的。中央決定了這次暗殺；有战鬥机関准備一切技術條件，細尔儿俟夫和巴夫洛夫都站好一定位置，只等和洛達尔斯基汽車一停便向前狙擊，当時和氏汽車被擊破，本人即跳出汽車，望着街上跑；空街人少，細尔儿俟夫既殺死和氏即逃遁無踪。

据謝米罗夫說：中央人員逃避一空，暗殺後第二天報上發現中央緊要啓事，申明此次事变和党部及其各机関毫無関係。但同時中央又極力主張將勇士们送到莫斯科去"。

"奸猾如貓，怯懦似兔"，這是形容小資產階級人们最妙的成語，自然也是批評小資產階級政党領袖最好的俗語，社会党人彼此都不肯揭露主使人。拉特尼尔当時坐在獄中据云，有前任中央委員娜拉妮尔女士来訪，他那時又聞知兇殺案的消息，便問她兇手為誰，她向他点頭低声道："我们的"-----

暗殺烏里斯基其情形与此稍有不同。康尼幾細尔者原係菲洛平科組織中一份子，与薩文科夫互相勾结，為"復興会"軍事机関人員同時又是指導者，乃橫行公子，略有才幹，素行淫蕩，為標本式的下流"浪子"。与薩文科夫菲洛平科同為當時俄国智識分子及流氓智識分子中之敗類。因此依社会党人的口氣，他们和這位康尼儿細

尔先生也和薩文科夫及菲洛平科一樣，原来不而同流合污，不过利用他们，藉他们的貴手来摸几个銅錢。事实上和他们同居一窩，同行剪徑，分路而跑，因為他们不但以"奸猾"出色，而且以"怯懦"見長，謀死孤客，却不肯負殺人之責，而将罪名推在夥計们身上。

然而這種金蟬脱殼之計頗難掩尽世人耳目，留在彼得格勒的勇士们并不停止其陷害烏里茨基的圈套（如謝米罗夫所説）于是乎烏里茨基又被社会革命党定為犧牲品，而技術工作也預備好了，殺烏氏者将不是康尼几细尔而是社会革命党人，或者康尼几尔在其暗殺中利用社会党人所設的圈套則更為確实可信。

高此既拒絶恐怖政策，同時也不贊成砲艦和阿補合夫工廠工人的武裝行動，他申明道只有在砲艦"拒絶繳械，而表顯其真实力量"的情形之下，社会党才可以担負暴動之責。

明哲先見的高此啊！社会党人自然先激勵海員，再行嗾使，然後，按照慣例，坐观成敗。後来他们應付農民便完全採用這種政策（例如在唐坡夫），要是他们煽動的犧牲品被人擊破或受了重瘡，那末，他们便潛身缩首。难道奧克生第侯夫（Авксентьев）應付士官们的態度不是这樣的么？难道社会党人不是再三表演這樣的把戲嗎？要是那些受慫恿的勇士们一旦得势，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便立即跑到他们的背後，垂手而取得領導权，大们享用人家冒險的結果。但是砲艦海員反因此次兇殺案件而倒霉，阿補合夫工廠的工人反因此次事变激发了健全的無產階级的良知，并不拒絶解除武裝，也不反对肅清工廠，而此次事变便得以從容结束。

同時，勇士们之去莫斯科，不僅因為高此恐怕他们留在彼得格勒有妨大事，而且要他们來謀刺列寧和托洛茨基。謝未諾夫，武阿夫，孔洛布列娃，伊凡娜等常已

追踪他们两人。

這裡还要從謝米諾夫的小冊子中引一段出來：

"為解释中央对于实行恐怖政策的態度起見，我曾和高兹談話，高兹以為目下政治情形，很有实行恐怖政策之可能，暗殺列寧應立刻实現，因為要推倒苏維埃政权刺死列寧，其意义不亚于刺死托洛茨基。只要技術上誰容易被刺，就先刺死誰。我对高氏說要是中央再像前次暗殺和洛達尔斯基一樣，事成之後，不肯認帳，則我和們士们对于恐怖政策總不敢再表同意了。高氏說這次工作在有極大的政治意义，中央决不得再行申明未参与其事"不过因為其他関係，中央不便即時承認，須経过短時期後，才能公開宣佈，這或許是有的。我把高氏的意見在战士们的大会上重述一遍，並提出下列的问題：第一，当事変发生，中央若不即時承認，我们是否还可以継续這種恐怖的政策？第二，高氏的談話是否可以充分的保担中央不再否認事変的責任？

"有些战士们主張暗殺者在被捕時應申明事変係由党部主使，中央即時发表正式申明為事。経过長久討論，我们决試接受高兹的意見，不过高兹既没有用中央名义給我们以何等誓约，因此我们亦有更確定的正式的担保使中央恪守這種意見。

後来我又会著高氏便即傳達战士们的意見，并向他要求他代表中央給以正式回答，担保中央不再推卸事変的責任。高氏用党的名义，鄭重担保中央不申明否認参与事変，并公開的起快的，或事後不久即承認事変的責任。我们認為高氏的話足為切实担保"

那時社会革命党员，從前的無政府党員甲蒲蘭女士也在那裡出現了。她已加入了謝米諾夫团信，并想介紹几个亡命之徒，但謝米諾夫不肯容纳。甲蒲蘭深沉，注妄，慨然有刺死列寧之志，謝氏不由对之肅然起敬，即

A3'78

把她列為四大兇手（孔洛布列娃，卟多罗夫，武ㄏ夫）之一，一同派遣出發。在事件未發生以前，ㄗ蒲闹和中央委員端斯可以会面，端氏也尋要候望她。端氏向她說道："你去吧！犯出事来了，中央决不辞卸責任"。但後来如何呢？大家都知道，禍事一到，第二天中央即極力申明不負責任。

"暗殺实行以後，中央即有啓事申明党部沒有与闻事件，這使我们不免有些"疼心疾首"，因找着端斯可以向ㄏ中央不要幹此卑劣的勾當，并將高氏負責的話告訴他。端氏替中央解释說中央若不出此申明，吾党將遭無色恐怖的摧残。端氏向罗菲科夫（Новиков）提議詳細記載事件，将材料送交党部文書股保存。

社会革命党人那時坐在他们的故鄉窩瓦河畔，闻知事件發生，相与飲酒作樂，他们的杭関报上地和自由上有文章道：

"布尔雪维克苏维埃政权遭受嚴重打擊；列寧受傷，苏维埃人民委員会主席的芳名不过流傳一時，也許將来萬劫不復。此次打擊，正中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因為沒有列寧，苏维埃政府便要驚張皇失措，沒有列寧，她便要軟弱滞鈍起来"。

恐怖事件自然不会瞞着外国的间諜和代表。社会革命党的勢力本極微小，但他们照例要吹噓一陣，說她是代表農民的党，這樣使之他的同盟者承認她為一个最好的反革命的帮手，好將俄国变為他们的殖民地。我们的同志馬尔常（Маршан）為当時法国使舘人員，向我負責任的叙述下列的有趣的事实：

"十月以後革命，法国使舘和社会革命党人発生直接関係，担任勾结孟雪维克的為沙尔都瑪，担任勾结社会革命党的則為最近巴黎代表愛尔里克"

南斯ㄏ指揮的法国公使团以為保皇党是最有他

们表同情的党．克勒蒙梭也声言說我们最適宜的政治形式莫过于君主制。然而法国公使館的意見则以為社会革命党乃最大的反革命的中心。因此在技術上在特别与他發生密切関係。

”爱尔里克和柴尔諾夫関係最密，称柴氏為他的好朋友，他在使館中說最近反革命的事業是组織内阁以而柴尔諾夫為領袖。

”石非里以公爵為使館宣傳主任每月津貼中央委員端斯可以克倫斯基盧布五万。

”推莫非埃夫也同樣的和使館發生經常関係．石非里以公爵决不僅是和社会革命党人發生联繫，而且和菲洛平科有切实的勾結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要尽量的把菲洛平科部下軍官送進红軍裡面去，他们对于菲洛平科抱有極大希望。

有軍尉罗蘭（Ролан）者曾為法国軍事委員会正式委員，因事回巴黎，再返俄国，住亚尔巴特（Арбат）使館某地方，接到他的暗号電報，才知他匿居莫斯科．可見罗蘭確实和社会革命党有密切関係．

”這時一切款項全由丹墨公使館傳交．而由米洛尔（Минор）領取．同時馬菲木政府（Уфим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成立，法国大使格連拉尔（Гренар ）即命爱尔里克為駐烏發公使，但爱氏素性膽怯，因推辞不就。

”法国使館又藉法国軍官之手，图謀炸毁举動．曾炸坏貨車数輛。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鉄路工人出来贊助，但工人们不肯炸毁客車，致引起法国使館大發雷霆，法国人說”這種人不可与共大事。

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托馬舍菲直在法国公使館談及他和法国軍官同謀從甲山（Казань）運金出口的问題，他大約大月间要到甲山去参与其事之”。

在這些事変中，便是社会革命党人自己也不能否認

其和外国公使同謀的事实，"若要人不知，除非莫為"。請看西尔古洛夫在其小册子两个布尔雪维克主义之间說的話：

"同盟方面從最初起即向駐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地的外国公使團代表発生関係而以法国公使奴南斯為媒介，公使团代表関于同盟方向的任務，我们都考察得詳细，并時常准備給以援助"。

社会革命党人在窩瓦河畔突然得到捷克斯拉夫軍事俘虜的援助。

森新洛夫（Зензинов）說要解除捷克斯拉夫軍隊的武装，須得德国的命令才可，這話是諸放屁。我们和捷克斯拉夫軍隊衝突非常厲害，捷克軍官们硬說布尔雪维克是德国的同盟者。以前克倫斯基的政府海軍總長李伯德夫（Лебедев）叙述這回事件道：

一切反布尔雪维克的份子（社会主义革命党也在其内）决定将本身及其一切軍官的，党的，志願軍的组織全都搬到窩瓦河畔去，以便和联盟方面共同商量组織窩瓦河区域的战線，以作為反抗德国及其同盟者苏维埃俄国的軍事根据地。

捷克斯拉夫对于他们好似天降福星，社会党人革命布魯雪菲特专门担任和捷克人接洽，引誘他们使之直接反对苏维埃政府，且謂成功不难，捷克人起初坚决拒绝，後来信服其言，使開始幹他们的悲慘的冒險事業。

捷克軍攻下薩馬拉，六月八日轉讓給社会革命党，同時还有黑衫团组織以甲耳卿（Галкин）為首領也归服社会革命党，李伯德夫論這回事道：

"在薩馬拉原有强固的秘党的軍官的组織，以团長甲耳卿為首領。他们和社会革命党秘密机関發生密切的联繫，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首領即立法会议之五会員：福耳斯基，布魯雪菲特，克里木什金，尼斯突洛夫，穆

尔通拉托夫，五人恰々都在薩馬拉。

两个组織同向薩馬拉進発，于是外有捷克斯拉夫軍隊，内有俄国本身的力量同時進攻，苏維埃政权不患不倒矣"。

他们進而企图组織軍隊，因力劝捷克人在軍隊未组成以前，千万不要退兵，社会革命党人又極力在红軍中做宣傳工作。当時有团長馬興（Maхин）早和彼輩暗中勾结，本人又居顯要位置，于是彼輩的煽動工作便特别得力。馬興的叛変使社会党人得以暫時領佔烏袋。关于這些事变，李伯德夫叙述得頗為有趣：

"佔領色斯蘭時，有產階级集資五十五万盧布作為组織軍隊之用，李伯德夫也親自出馬。烏發陷落，得力于團副馬興不少，馬興統率苏維埃軍隊，由中央决議，准其執此要職，以從中破坏蘇維埃軍隊，遇必要時，促成红軍之失敗。他也算实践了前言。

"社会革命党的武裝便是從拉那米亞人，捷克斯拉夫人，奥連堡和烏拉山的哥薩克人組織而成。所有這一帶地盤，在政治上都服従于立法会議派的委員会。指揮軍事者為捷克將軍，陸軍部負責者則為李伯德夫，申丑金，富様洛夫等。

進攻色斯蘭時，孟雪維克的隊伍也加入了，同其他隊伍。比賽威風以爭雄長。

"当時法国軍事代表允能來到薩馬拉，在將佐大会上申明道，按照联盟方面的計画，我们應当联盟軍未到以前繼續向窩瓦河一帶進攻，用兵須極神速。這樣便和联盟方面及俄国机關在莫斯科所定計劃相符合"。

反革命的勢力高漲起了。

"新比尔斯基誠懇的歡迎我们，到甲山，取得黄金三万蒲特，鈔票十万，白銀無数……。

"甲山民家非常熱烈的欢迎我们，勾留三十四日，

無日不聞教堂祈禱之声"。

當時薩文科夫的組織和他的團長佩尔虎洛夫在耶洛斯拉富耳(Ярославль)举行暴動，他们也和社会革命党有联络，薩文科夫嘗以為東方最有势力的机関不是"復興会"，而是他的御用組織，所謂祖国，和自由保護会"。薩氏為人堅決不移，不肯仰瞻亜歷克細鉄夫(Алексеев)登尼金(Деникин)諸人的馬首(像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一樣)。這两个同盟者其異点也正在此。薩氏甘為保皇党的首領，他在他所着的小冊子反布尔雪維克主义的鬥爭中這樣的規定他的政見：

"联盟的政綱：1，組織和布尔雪维克及德国作鬥争的机関，為達此目的起見，不但需要組織俄国軍隊，並有承認外国同盟軍隊参加之必要；2，恢復民权，召集新的立法会议。

按照薩文科夫的統計，当時薩文科夫联盟的中堅成份有民族社会党，有立憲君主党有民主党，有社会民主党布列寧洛夫派，有社会革命党(德連特耳Деренталь)有孟雪维克等。

除了耶洛斯拉夫暴動之外，还預定要在毋尔曼，来賓斯克举行騷動，暗殺列寧和托洛茨基，还要参加窩庭河畔捷克斯拉夫人的運動。

因此，在耶洛斯拉富耳有社会革命党德連特耳的工作，在窩肩河一帶則有薩文科夫党徒的援助。何以如此呢？是的，"復興会"的組成份子也是君主立憲党，民族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布列寧洛夫派，社会革命党，及其他非党的工，商，軍各界份子。二者的成份都是不分清濁，兼容并蓄。

薩文科夫既已確定的联络保皇党，然則亜尔古羅夫对保皇党的関係又是如何呢？可笑這位蠢牛竟說出下列那樣的話：

至如現時立法会议呢，那末"復興会"考慮她选举時所發生的缺点，选举後，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其本身的成份，認為决不能把她看作民权最高的負持者和民意的代表机関。要是立法会议还要重登国家舞台，同時又有可疑之处；那末，她底任務便須極其謙遜；為德謨克拉西的机関，其職任只限于批准現政府，执行迫切的事務如，战爭的需要新立法会议选举法的製定等。

関于对立法会议的関係既已明確規定，"復興会"决不容許用武力解散她。

在研究联盟政綱的時候，関于全俄中央政权的形式及性質的问題曾引起極大的注意。有人説按政綱的堅决和確定，及行動的迅速和独立的意义講，来，政权須是强有力的，联盟会頗贊同這種意見，但同時又反对个人專政的理想，而决定採用执政政体，尽可能的由联合的各政党中選出五人或三人為执政。

奪取烏発以後，召集所謂烏菲木会議，共到代表四百二十人，其中二百一十人為社会主义革命党員。臨時政府由下列成份所組成：

社会革命党：奧克森梯埃夫，森青罗夫，準社会革命党：陂耳的畧夫，党藉不明者：和楽哥茂基，菲罗格拉多夫。

這時候各政府向如西伯利亞政府（以後再來説她）北方政府，登尼金等都一致承認烏菲木政府的全权，有代表全俄的資格。于是全盤構造各行見解。

紅軍得了工人革命運動的援助大举向立法会议派進攻；"纯粹的"德謨克拉西則加以嚴厲的压迫。前薩馬拉政府的總長買斯基（Майский　）説："立法会议对其左派的敵人自然使用各種压迫的手段。一九一八年八月和十月之间，那時我还在薩馬拉獄中充滿了布尔雪维克的囚犯，只在薩馬拉一处，下獄者已有二千人

之多，其数还有增無減？

斯貲梯茨基原有社会革命党要人，看不过同志们極端反革命的行動，自行脫離。他叙述得更確实。

"現時恐怖潮流已成驚濤駭浪，捷克斯拉夫人和黑色白人國方向各都採用牠。將軍们可以把苏维埃政府下的工作人員隨意鎗决或流放。尤其是色斯兰战線方面簡直不成世界，李伯德夫被派往該地和緩空氣，李氏在那裡設立極簡单的軍事法所，执行這樣的法令；凡被判决而入共產党及苏维埃政府机關有干係的一律执行槍斃。"

斯貲梯茨基說：被槍斃的数百人，有案件可考者則只有数十人而已。社会革命党人克里木雪金和洛夫帮著李伯德夫殺人。当政府地位動搖，工人暴動開始時，恐怖政策越發慘酷。

斯貲梯茨基說：工人反抗立法会议委員会政权的暴動，已用非常慘酷的手段鎮压下去"賈斯基叙述道，距伊發鈕科夫不遠有工廠中心地，工人促催宣佈苏维埃政府甚急，立法会议派的將領们在那裡一連槍决数百人。斯貲梯斯基謂此次屠殺，足見立法会议派会員之慘無人道。斯氏又親眼看見蒲畧夫及其他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在西拉府所福的大批慘殺。要知当時恐怖的詳细情形，还可参看下列的証据：

"一九一八年秋，社会革命党人，盤踞立法会议，倚仗捷克斯拉夫的武力，利用旧軍官，憲兵，警察隊伍的帮助，手执白旗佔領窩瓦河一帶許多都城。

"紅軍尚未組織，只有獵人加入紅色先鋒隊。旧的秩序破坏，新的纪律沒有建設。

"社会革命党把苏维埃的水兵從雪蘭提到斯崇耶施克，奪取甲山。入城大肆殺戮。甲山苏维埃主席施克曼引兵在車站接战，再回城，進旅館安宿。是夜風雷大作，立法会议派軍隊大批進城。有人劝施克曼趕快离開旅館，

他便逃入病院。住室旋即被圍，施氏即在四面楚歌中被捕绊送参謀部。囚居禁室，在墙上大書："今日槍斃我——施克曼"还留了一紙家書给少子。後来書信被消滅第二天即在俘虏面前，人山人海之中被执行槍決。臨死，口啣香烟，指着敵人痛罵。第二天立法会議派报紙傳出消息説，昨天槍決两个德国探偵。社会党革命人却明知被槍斃的不止两个，他們也不是什么偵探。

"工人料木易夫為我工会委員，當街被槍射擊又被拋在拉波料夫的门前，呻吟許久，才氣絶而死。

建築工会書記哈蓬尔為老布尔雪维克党員，被捕之後，"就地正法"。行政之前，有立法会議派調查委員来獄通知范佃尔及其他公人説以後不再执行槍決。

司法委員会委員未施克克斯從对德战線上回来生脚病，不能行走留居城内。从公寓中被拖出来槍斃。

有幼女名哈達埃亚直，被槍斃于砲台和市议会之间。拠云在她身上搜出布尔雪维克的文件。臨刑時，倚墻而立，昂然不動。观众四面散開。兇手托槍描準，幼女大叫道："殺吧！殺我一人，继我而起者还有千万人。"

"立法会议派的兇手在青天白日之下，到处搜捕布尔雪维克党員：或從住宅搜出，或從車上拖下，或当街拿獲。先行拷打，再行槍決，布尔雪维克的鮮血染红了克里木的宫墙，濺红了戲院和国会的棟樑。尸身遍地，或僵卧橋上，或漂流水中（甲山克河内）

立法会议会員森新罗夫常专建設軍事法庭，被該法庭判处死刑者不知多少。法官整天坐堂，判辞一下，即在门口执行。

有非党員的团長劳丘特在十月革命時兵士自動的驱逐社会革命党的軍官，劳氏当時隐居旅部，不敢出来革丘。于是兇手們便説他犯了重罪，定要判处死刑。可憐這位砲兵团長講了三点鐘的話，不能辯明罪过，虽有前

綵的戰功不能贖出一條老命。老母妻子號哭哀告，竟不能動感社会革命党人加里寧輩和立法会议派先生们的鐵石心腸。

立法会议派的先生们对其同志笈喜托夫也不肯饒情，因為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尔通拉托夫從薩馬拉回来，洋々自得的説："布尔雪维克不过是一班螻蟻而已，不久当会殄滅乾淨。"森新罗夫和其他好漢们也隨声附和他。

立法会议派在甲山庄迫工人共有三星期之久。九月二号火藥工廠开始暴動，立法派以机关槍大砲向工人轟擊，工人被擊退，被斬者有六百人之多。

"屠殺並是無済于事。三天之後，紅軍第五軍進城。那天日暖風和，滿城寂寞，敵人沿窩瓦河而逃，紅軍從後追擊。森新罗夫和其死党藏匿後方，後来高爾察克到処尋找他们。

虽然"流血成渠"，卒不能抵禦紅軍的進攻。烏發形式危急，执政们自觉窮途絕望于是奧克生梯談夫，森新罗夫之徒相率逃往阿木斯基在西比利亜组織两个政府，一為德尔伯政府，後来漸々遷往赤塔，再遷往海参崴。另一个則以和洛亚茂基及米哈以洛夫為領袖。米哈以洛夫為执刑主任。公開判決自己的同志罗和西洛夫的死刑，軍官奉命將罗氏提出，擲下泥溝，出手槍將他打死。

西比利亜政府，已成為黑衫團的淵藪，执政政府初到阿木斯克，頗受熱烈的欢迎，但不久即成水火之勢。奧克生梯談夫和森新罗夫都認為需要採取"高明"政策，使左右两派势力平衡。所謂左派則社会革命党中央而右派則為保皇党的軍官。

再談到社会革命党々員和中央委員如奧克生梯談夫，森新罗夫之流对其中央的態度，這一段歷史要是我的最親信的朋友説給我听，我都不会相信，可是奧克生梯

谈夫和森新罗夫自己自述家醜。這些党内分裂的怪诞象，和社会主义破產的標本，我們引用他們自己的話来介紹一二。這些話都是從他們失敗後自己所印行的信札中摘錄出来的。

有人向法庭（関于法庭以後再説）控告森新罗夫和奧克生樸埃夫听命于自己的中央，和他發生関係，接受他的一切訓令。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对于這樣的控告当作耳边風，以致在世界上表示自己的高明的政策。有一本正式記錄，經奧克生樸埃夫，亚尔古罗夫，森新罗夫，洛哥夫斯基簽了名的，其中有這樣的話：

"謂奧克生樸埃夫，森新罗夫二人"成了中央委員会（自己的党的中央委員会！）的傀儡"，以及其他詆毀謾罵之辞顯係起草宣言者憑空捏造"。

的確不錯，社会革命党中央曾發出一種不很冠冕的訓令主張在軍隊中分別組織社会革命党的机関。

這項消息經阿木斯克某法国的右派代表們傳出以後，执政政府（社会党人也在内）一致認爲中央委員会的訓令有傷国体，主張禁止（雖然訓令是号召帮助执政政府的。）

可見這些先生們原由自己的党部派遣加入政府，卻反而主張禁止党的中央委員会，而且以此自豪！

他們又責備和中央的談判，听他怎樣道来：

"一分鐘（自然只許一分鐘）的談判是可以的。难道一有関係便算罪过嗎？执政府政人員既爲政治实行家当然要和周圍各方面——而自己政見相同的朋友也在其内。——發生関係。"

看啊！"也在其内"這是什么話！要是一个共產党員和全世界發生関係而只説党的中央"也在其内"，試问成何体统？我倒想瞧瞧！然而這还不过是一朵烟花，还有臭果子哩！這果子卻是难爲森罗新夫信口吐出来的。

听啊！講的恰々又是関于这次中央发了"没出息"的命令以後的事変"

"英国将軍罗克斯来訪政府主义奥克生樸侯夫，"抗议"中央通令"。出以威胁之辞，謂如果是这样，政府将得不到联盟国的帮助。并力劝槍斃，柴尔諾夫。英国将軍这樣無端干涉吾国内政，自然遭受主席奥克生樸侯夫应有的駁斥。

因此我便用本人的頭銜，直接号召中央莫斯科支部委員兴得耳曼，党多罗苏直叫他们将我和奥克生樸侯夫的意見轉達中央，以後绝不許有此同樣的通告发生。对于通告本身也加以嚴厲批評，並指出其不好的结果，我因为看見罗克斯将軍会悟，奥克生樸侯夫的情景，故不得不然"。

森新罗夫同志"完全正確。他向自己的中央提出警告，他暗示柴尔諾夫說罗克斯将軍非徒然而来。我不相信奥克生樸侯夫心中不会懊悔，因為他没有听他的英国朋友的話。我们早已說过，一般党員心目中的柴尔諾夫其資格是："後起之秀，任重道遠"……等々。奥克生樸侯夫的信中也称柴氏為"党内举足輕重的斜眼漢子"。

这还不够，再看森新罗夫所寫的吧，他是一位極老的党員，至今还在当中央委員哩。

和洛哥茨基和波耳的塞夫将軍主張立即逮捕中央委員。此外，和洛哥茨基还私自向我関于中央通告的问題因為他知到我没有参加政府以前曾做过中央委員。他问我："中央向你问过要准許再行发行同樣通告没有？你对于我的逮捕中央委員的提議有何意見？我回答道，这些问題应由法庭解决。

"还有一件事要補充的，——森新罗夫說——当波耳的塞夫判变之前夕，将出発到前线時，曾向奥克生樸侯夫，他是否有权懲办甚至槍斃那些破坏軍隊組織，另

们設立党的武装机関的人？奥克生梯僕夫当即給以肯定的回答，後来政府中其他人員又都一致赞成”。

後来森新罗夫又這樣說：“論到党派，和全俄臨時政府的賣国，其真理便是這樣”。再又談了一些什么〃故事”；然而森新罗夫向世人所大談而特談的自己的“党派”，却要算最卑劣的“故事”了。這樣的人要是在我们共產党内早已槍斃而有餘，而且要是這樣的人居然以党員的資格出現于吾人的隊伍中，那我们一定有好几个月羞得不敢出頭。

社会革命党的智士们，拋棄自己的温和派的中央，和右派送秋波，結果除了替高尔察克当反動的工具外，本身一無所得。德高望所归的森新罗夫到頭也只得長吁短嘆道：“時運不濟，天命已别有所归。在烏發政府中竟有這樣的人起初誓言盡忠于全俄政府，忽而背棄誓約，從中作祟，陰謀破坏。

关于此事，材料还多得很哩。無論其為高尔察克党徒或奥克生梯僕夫之徒所寫的，其描寫社会革命党都可謂淋漓尽致。請看最高總指揮参謀部的正式通告：

“到十一月二十号止所收集的消息已可以見出十八号晚上阿木斯克事变的詳情。阿木斯克一部分禁衛軍，迫于社会广大群众及各有力团体，党派及机関的要求，乃于十一月十八日晚上擅自逮捕執政〃府人員奥克生梯僕夫，森新罗夫，代理員西尔古罗夫，警察總監洛角夫斯基。捕逮的原因係由于当積有許多傳聞為上列各人員確实和外国政客勾结，实行賣国，煽動軍心，希图奉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宣言，破坏軍隊组織，建設純粹党軍。俄国軍事及民政官長屢次申言危害国家復興的暴動已在重新準備，国家軍隊將要全盤瓦解，但言者諄〃而听者藐〃，因此社会各团体各党派，各机関不得不一致議决：為使幼稚的俄国軍隊免于破坏起見，為預防国家復興事

業的障碍起見 並将利用一部分禁衛軍仇視执政々府的心理，实行逮捕上列各人。

逮捕举動発生于十一月十八号晚上，旋将被捕各人直接解送農村经济学院拘押。

十一月十九号，阿木斯克禁衛軍官群往見總指揮高尔察克，報告逮捕之事。自行承認不得長官命令擅行逮捕之罪。又申明道，此举係迫于社会上大群众及軍界的要脅，不得已而為之。因自請将他们押送軍事法庭，并説他们為恢復俄国，挽救桑梓而死，虽死猶榮。

奉長官命令及全俄政府的議案，開始查辦。结果将擅行逮捕的罪犯解送軍法処。後来由司法總長向被捕执政人員及警察總監提議各人自動出獄。但他们已知道民众和禁衛軍对他们取仇視態度，因此一致拒绝释放，并向全俄政府請求不要給恢復自由，只需給以可靠的衛隊以保身体的安全。同时还向政府請愿，要求准他出洋，從此不再过問政事。

記載破坏执政政府的文件已談到了最高長官。实际上，這時的最高長官，即以前的陸軍總長，高尔察克将軍已被菲罗格拉多夫及和洛河斯基両位执政所崇奉，藉保皇党和黑衫团的势力已取得个人專政的地位。政府通告和司法部的告示明白説擅自逮捕执政的罪犯将解送法庭。

还有一点要指明的，司法總長斯達連克萊直（社会革命党员）説奥克生梯埃夫和霧新罗夫在獄受衛隊保護，這是因為他们害怕有人和他们為难。同時政府的申明也同等尖刻，申明説奥克生梯埃夫和霧新罗夫将被寬宥，流往中国边界，永遠不准干預政事。

再談々斯達連克萊直吧。我是在洛桑認識他的。這位老頭子又瘦又貧，在洛桑已沉淪到底，終日裏闲着没事，只是找僑民要"白乾"喝。洛桑同志眼見他暮年残

喘，难以支持，时常替他募捐。然而乌菲木政府公然需要他当總長。在契科夫（Чехов）的諷刺詩内描寫得狼狽無状的落伍軍官居然坐在小人家的高堂上為上客。這位光荣的革命家斯達連克菲直老頭子也是一樣。昔日沉淪到底，今日則儼然一盏琉璃明灯，照耀暗沉々的烏菲木政府。老頭子誠"得其所哉"。然而誰不記得他的歷史在路䒷打流的時候，喝醉了"白乾"，輒引吭高呼在街上踉蹌往來，一步一蹎。

奥克生梯埃夫对美国人叙述這件冒險事業，也称説得有声有色……据美国記者説，奥克生梯埃夫先生的紀事文頗有戲劇的神情"請看他的佳作吧：

"十一月十七号星期，我和森新罗夫到内務總長洛哥夫斯基同志家裡赴宴，会着新從苏維埃俄国而来的亚尔罕黑耳斯克政府的代表向我們談及自己的苦楚，和亚尔罕黑耳斯克的現状。

"時近半夜，賓客四散归家，忽然廊下一陣鼓噪之声，一群酒醉軍官蜂湧而入，各出手槍对中我們，喝問："奥克生梯埃夫在哪裡？"

"我便跑上前去向他們幹嗎，他們便説奉命拿我。我向他們認識我是誰嗎？何敢在政府元首面前出言不遜？

"他們説奉西比利亚軍之命来此公幹，並没奉　有何等旨意逮捕我們。然而武力在手，亦可拿也"。

"我当時就要打電話給總司令部參謀長。軍官們從手中奪去電話机，奉執槍出，大有就地槍斃我們的危險。

"張森森新罗夫，洛哥夫斯基，和我一同被帶出街上，早有三百武裝兵士，一部分騎在馬上，在街上等候。把我們推上敞口汽車，一溜煙押往阿木斯克克國拉里尼科夫的可薩克兵营内。在那裡拘押半小時之久，恰々政府人員，亚尔古罗夫也被捕，押在那裡。我們再被軍士簇擁入城。

"我们曾遇著極恐懼的時机，穿过叢林，此林即九月二十三号西比利亚政府總長罗和西洛夫被這些可薩克兵惨殺之地，不久以前，亚尔古罗夫还在這裡查看过哩。当下各人面々相視，都以為死期已到。但是他们並不停留，把我们一直帶往農業学校，克拉西里尼科夫軍营，房屋之一部分已租与美国红十字会做療养院。給我们一间房子，内外都有兵把守，荷槍实弹，軍官们的举動未免有些粗暴"。

又是那个滑稽可笑的全俄政府司法總長，社会革命党员，醉眼会鋼斯達連克菲直。

司法總長斯達連克菲直報告我们，可惜他不知到我们的住址，不然早已被釋放了，這話自然是哄我们的。從軍官方面得知這位老先生在我们被捕以後两小時，即与克拉西里尼科夫同居軍营。一切布置都有和洛哥茨基斯達連克菲直，米哈以洛夫，興土，楊丹伯等人從中主使，至如高尔察克呢，他在我们被捕那一天，秘密的從前線回来，他自然也是主角之一了。

"我们由司法總長斯達連克菲直申明，要是釋放我们，就希望我们回家。但他还是要我们留居軍營，受軍官保衛，否則不能担保我们的性命的安全。他又說有些反動的軍官時常会闖進我们家裡来殺人，這種行為，政府是不能容許的。

"我们还是堅持要回家，政府如果有意維持我们生命的安全，就請在那裡保護我们。结果把我们解放回家。同時從克拉西里尼科夫軍隊中派出三个軍官作為護衛。

由此可見奧克生楊埃夫的描寫和官塢的記載相差不遠。的確不錯，奧氏曾勇敢的要求釋放並且同意受政府的保護，看他的"解放我吧"和"保護我吧"的請求和斯達連克菲直的劝告有何分别，况且实他际上已受了他们的護衛哩！

奧克生梯埃夫說："结果把我们解决了，同时從克拉西里尼科夫軍隊中派出三个軍官作為衛"而克拉西里尼科夫就是执政们奧克生梯埃夫和森新罗夫等的拐骗者，就是從前曾用拳頭教訓过他们的，又是到最後果如森新罗夫所逆料，把他们的性命都要了去的。那天晚上九点鐘奧克生梯埃夫家被士兵包圍，奧氏大為驚異，心裡想，他们到底是好意来保護呢还是来搞拿呢？便向統兵官質问，同时経百般交涉，才得打電話给斯達連克菲直。這老頭子自然是手不释杯，但是從電話中听来他到还有几分过意不去的樣子。"斯達連菲克直有点不好意思"——奧克生梯埃夫這樣說。這老頭子知到軍官黑夜来訪（听說他们还用手槍指着奧克生梯埃夫——好个"不宿之客"！）的消息，便開始替他们辯護說："他们這樣幹法是由于外面空氣緊張的结果"——"但是到上午十一点鐘，這老頭子跑来告訴我们說，奉高尔察克的命令再行逮捕我们"！

所有這些歷史不必再叙。事实便是所有执政政府的先生们一律滚蛋。他们也不拒绝宣誓以後不在西比利亞疆土上作政治宣傳但将来则不敢担保。据高尔察克的党徒說，还由他親筆簽了字。這还不称重要，更有趣的是森新罗夫的厚顏無耻，在路上敲了五万盧布的竹槓。開庭審判的，罪案是社会革命党森新罗夫和奧克生梯埃夫二人不合和自己党的中央發生联繫。後来他们竟居然没廉耻的和中央断绝関係。這么一来，克拉西里尼科夫不但不处罰他们，反而感激他们。一場官事就是這樣结束了。

薩馬拉攻下以後，立法会议大起恐慌，于是開始商量遷都的问題，到底要到那裡去呢？阿木斯克是执政政府曾经去过的，愛克特連堡比較更有点德謨克拉西的風味，因為照社会革命党的意見，捷克斯拉夫的義勇隊对他们的感情比軍官们要好一点。

十月十五号立法会议派全体由乌發来契立賓斯克，就在那裡召集大会，議決遷往愛克特連堡。社会革命党人也到了。立法会议本為最高政治机关，"得社会革命党人的挽救，其地位忽而一落千丈"関于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斯賛梯茨基在他所著的立法会议小史上用滑稽的態度描寫道：

'有一次，大会借女子中学校開会，校長欣然允諾。有一天忽然報告我们說在這裡開会不大方便，為什么呢？因為那時開了一次学生懇親会，有一位"馳名鄉里"的紳士是个有錢的家長，大發雷霆，說中学校址豈可成為郝尔罗夫，和耳斯基等一般强盗集議之所！"

森新罗夫和奧克生斯梯埃夫的被捕也可謂"来得湊巧"。就在十一月十九号，他们被捕的第二天，以柴尔諾夫和和耳斯基為首領的立法会議派也全數被烏拉耳，達拉公斯克團的軍官所拿獲。要不是捷克斯拉夫人和海大（Гайда ）的干涉，他们的命運真不知到怎樣結果。海大極力要求除郝尔罗夫外，其餘全行释放。郝尔罗夫時々都有槍斃的危險，因為大家都認為他是一个很坏的革命者，难怪英国公使也曾提議要槍决他。可是這位海大将軍又從中做々做了，于是柴尔諾夫也脫离伍罗，含着一包眼淚在海大面前磕頭鳴謝，說：深感救命之恩。

這一篇卑劣的古調就此告一段落。森新罗夫与奧克生梯埃夫為社会革命党中一对最卑鄙的代表，除过這些醜劇之後，他还寫出這樣一段話：

'高尔察克推到社会革命党，據說為的是要進一步和布尔雪维克作鬥爭。要是他果能達此目的，那末我们這些高尔察克革命的犧牲者当首先拜倒于将軍麾下"。

所有這些醜劇自然使一部分稍有廉耻的社会革命党受極大的刺激。這時北方政府已经取消，和許多関于多布拉尔来亚政府的不良事件（多希拉尔米亚政府後由

登尼金宣布為奧克生梯侯夫執政政府）這些都略而不談。

社會革命党，自知残喘一息，決放不出甚么響屁来，于是一部分便找正真出路和苏维埃政府訂立所謂烏菲木協約。另一部分則在第九次委員会上走了间接的和暂時的左傾的路線。

在沒有講到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和第十次委員会之间的政策以前，必須简单的叙一叙那流芳百世的亚尔罕黑尔斯克的故事，講几件錚々有声的事件，看々社会革命党对登尼金的態度到底怎樣。

北方

一九一八年七月中，联盟各国向"俄国復興会"下極嚴重的警告，当時北方政府要人伟蔡拉梯侯夫在他所著的小冊子內談及這事說，他们由亚尔罕黑耳斯克登岸，最遲不出十天就可以到和洛格吉"。

事实上的確有英国陸战隊数百人以蒲利（Пуль）為指揮在亚尔罕黑耳斯克登岸，後来还有一小部分美，法，意，塞諸国軍隊向之联合。

各国陸战隊沒有上岸以前，社会革命党（他加入了"俄国復興会"）派党員德都仙科，馬斯洛夫，哥瓦児斯基到亚尔罕黑耳斯克去。陸战隊上岸以後，政局发生変化，参加者有駐紮本地的騎兵派，和一部分富農武装隊。指揮俄国軍隊的為伯尔格。

蒲利將軍看見在亚尔罕黑耳斯克忽然发現政府，非常驚奇。該政府係社会革命党和"復興会"所組成，加入者社會革命党，民族社会党，君主立憲党，以恰依科夫斯基為元首，代表社会革命党的為中央委員李哈直，馬斯洛夫，古科夫斯基，代表君主立憲党的為苏巴托夫斯達尔蒙夫，這便成了標本式的联合政府。

但是，新政府成立，團長伯尔格沒有得到甚么好處；他便自稱總司令，給蒲利為外援，把政府人員盡數拿獲，

囚于梭罗佛汉基廟内。要不是美国大使的斡旋，政府的尚子早已掃地無餘，該大使保尚恰衣科夫斯基，將他送回来。社会革命党着見事情不妙，立即逃往西比利亚去了，如李哈直，馬斯洛夫，德都仙科，便都是這樣。督軍由法国軍事代表多郎任命，省長則由團長德洛夫委派。同時，黑衫團員德布洛甲尔被推為臨時戒嚴司令。社会革命党人早已滾开了，新政府成立，又是以哈衣科夫斯基為元首，這一次都是由清一色的白党和工商業家等份子所組織而成。衣格拉梯侯夫論這回事件道：”社会革命党人正當時局緊張，起来反抗外国干涉之际，一个々“盡都”溜之跑也”，把未来的責任拋在衣哈科夫斯基肩上。要是意見上有不同意，儘可批評他，甚至責罵他；何得臨陣脱逃，讓一员老將独當战場！”

可是不要以為社会革命党人的確完全拋棄了亚尔罕黑耳斯基，其實他們还站在政府以外大顯神通。

這時候協約国方面在南方和洛格吉所施的伎倆已经失了作用。但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員李哈直和高比土尔但等拚命圖謀在和洛格吉举什事变，以減少協約国工作的困難。英国代表黑利斯比日夜包圍他們，用鉅款接濟他們。一切都由協約国和黑衫團主使，這对于社会革命党人看来，自然無所動心；但是有些民族社会党人却大不高興，譬如衣格拉梯侯夫就有下列的話：

‘船近巴甲里札，英国人忽然叫我們上岸，我們不肯，說，我們要到亚尔罕黑耳斯克去。他們不由分說，勒令登岸。這時，我就趕快打電話給古科夫斯基要求政府急速設法使我們得直抵亚尔罕黑耳斯克，不受阻撓。旋即把我們帶到英国兵營住在所謂不列顛高尚師團團部内。十分鐘以後，將我們强迫拆散，分别編入各連，吩咐我們以後不向旅長請假，不准擅自跑回亚尔罕黑耳斯克去。但周四处議論紛々，大概都是些慢罵社会党人的

語氣。靜观軍中一般人的心理，似乎要我们和英国人共同組織新的資產階級的右派政府，取締社会党人，他们並不把社会党和布尔雪维克党分别着待。

"這便是我的第一次嘗試政治生涯的滋味；受強迫的徵調，（像徵調黑奴一樣），编入不列顛高尚師团（這是二十世紀英国文明人所实現的办法）和俄国反動派比肩而立。

在這段亞尔罕黑尔斯克的歷史中还有一位恶洛平科先生参加。他在這裡專门用手段，投机；謀陞官之路；及到"此路不通"的時候，便消声匿迹，不知鑽進那裏去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再行恢復恐怖政策。一九一九年三月，禁止軍人参与政治組織。農民軍被擊散，農民受虐待。衣格拉梯埃夫在他们所着的小冊子內和他寫给恰衣科夫斯基的信中描寫許多恐怖的事实，如井内填滿屍身，槍决大批犯人不經法庭手續，牢獄内的悲惨狀况。這些事件都由恰衣科夫斯基和衣格拉梯埃夫兩人忍受，他们也应該忍受，至于社会革命党人呢，他们的参加政府的"三大金鋼"見机而作，早已"逃之夭夭"，他们樂得站在乾岸上看風色。恰衣科夫斯基离国出洋，先承認鳥菲木政府，後又承認高尔察克政府。總司令和省長之職由米利尔署理。英国力行經濟的剝削，几乎無所不至，蔑視自己的同盟者俄国人，嚴酷鎮压一切反抗的企图。我们深知北方战線人数不多協约国勢力单薄，北地人民决不肯積極的反对我们，于是便分一小部分勢力和注意力到北方去。起初勝利本归我们，一九一九年八月協约国已商議退兵。然而領袖们的卑怯心理又暴露出来了，衣格拉梯埃夫逃往西比利亞，参加城市地方会議的社会革命党人遣使者致書于联盟各国，書中卑辞，下氣，令人無顏拜讀。該書遍送各国，自路易喬治，克勒蒙梭，

威尔逊至王德衛尔德都接到了他。其中有一段云：

'我们代表北方各区，参由城市地方会议。闻知大英軍隊退回本国，不勝悵惘。茲為保全桑梓，體付民意起见，特向諸君和貴国政府致辞如下：

"……两軍相敵，勢力不均，適貴軍先臨敝地，承賜奖勵之辞，并許友誼之助。……我们深賴諸君之力，得重整旗鼓，向德国及其同盟者布尔雪维克决一雌雄。貴軍之来，实给我们以道德上的匡輔。……我们有此。貴軍為人道而来相助，人数不満千数，諸君乃命之回国。我们為人類的真理表同情而仰其光榮，牽入战禍，未奏全功，布尔雪维克一旦得勝，將置我们于死地，那時節我们国破家亡，虽欲寄身海外，豈可得乎？伏望諸君，念人類生命的神聖，留存勢力于敝地，俾當我们將来敗残之餘，大發慈悲，给後死者以援助。為救人民之時，敢效秦庭之哭，區區之忱，伏祈鑒纳！'

這齣向北方醜劇從此閉幕流了人民不少的鮮血，查柴拉样族夫……和哈衣科夫斯基的辯論，很可以表示哈氏的愚鈍和农民思想的变遷……。

（八）南方

這時候南方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我们首先就要来講一講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维克在高加索所幹的冒險事業。我们所講的不是最後的那个格魯精政府（ГРУЗ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因為社会革命党在那裡不佔重要地位而其行動又已经托洛茨基介绍过了，我们所講的大概都是孟雪维克比番拉霍甫倚仗小地主和社会革命党在高加索称王称霸的事实。

一九一八年夏，舍伍绵同志所領導的巴枯苏维埃政府解散了，另行宣布"裡海中央專政"政府。格魯精的孟雪维克讓土其耳兵打敗了，且長驅直入，進逼巴枯此地的孟雪维克乃向英国軍隊搖尾乞援。英国实际上已成了

巴枯的主人翁。我们的在巴枯的同志仓皇出走，旋被捕後又放走他们，可是不讓他们到亚斯達拉罕去而迫他们向英国所佔有的克拉斯罗霍茨克去。九月十九号，我们的同志二十六人一同被帶到克拉斯罗霍茨克，假裝由那裡再搭快車送往印度去，行到中途，被英国的，孟雪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的劊子手拖下車来，在僻靜曠野地上砍下腦袋。這次慘殺完全係英国帝国主義走狗首韓底格的命令，而社会革命党员，前後裏海区执行委员谢底哈和薑底科夫也直接参与其事。

英国人到处施行恐怖的專政。即孟雪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好漢，也在他们面前發抖。社会革命党执政人员西明向恰衣金道：“本境之内，人人自危，不知何日逢难，但都相信死是必然臨頭。我呢，身為外交總長，出入执政之门，家中有雖有衛兵把守性命總更缺少保障。

據女工人布洛克的叙述，社会革命党政府的慘酷手段比東北政府更為毒辣，凡在特尔斯克区所發生的事件她都知道；她知道八月四号和五号，比喬拉科夫占領高加索城在十三晝夜之内，將共產党員和紅軍盡行搜出槍殺。城的占領部分都交由社会革命党人巴柳科夫，馬木洛夫，謝米洛夫，阿尔洛夫等管理。但不久這一般人又被驅逐，逃往莫斯多克。夏月，又在斯米衣車站捕殺特尔斯克人民委员会主席，左派社会革命党已什科夫斯基喜斯罗和茨基苏维埃主席共產党员秋建尼夫，左派社会革命党员黑林子，共產党员多洛不科夫，十七岁女少不流门特耳。

不洛克同志叙述道：“叫人”同志”便要坐牢，兵士和農民投向紅軍的，則全家被捕；稍有抵抗則搗地洛理，村舍即墟，人煙寂寞，当退兵的時候，人民損失更大。在愛克特林罗達尔獄内関七百人尽行斬首。在格洛斯，共產党也被破坏。社会革命党和孟雪維克报復革命

的结果，在特尔斯克一区，工人农人及其領袖被殺的有一万之多”——不潘克說。

一九一八年後高加索国会在梯弗里斯開幕，布尔雪維克的群众大会受社会革命党員，梯弗里斯执行委員亚虫圭肯等横蛮的摧残。这一步就是以後孟雪維克当权的預備工夫。

在烏克蘭，社会革命党人力主親德政策，拍德皇的馬屁，破坏不列斯特的談判。在社会革命党判訟发生以前不久，在莫斯科宣布社会革命党人巳守序斯基的死刑，由他的供辞看来，可知社会革命党右派福龍金和薩魯賓要烏克蘭实行把住全俄反布尔雪維克的网常，他们才能同意承認布列指特和约。当高比主張暗殺列寧的時候，社会革命党全烏克蘭委員会不肯用恐怖手段对付德国軍官。……多不拉米亚政府（Добрармия　）係亚歷克西陜夫將軍所組織，後又為登尼金所継承，顯係黑衫团的机関而表面上則承認立法会议而已。但社会革命党最大的首領施黎得京都全力帮助他。社会革命烏非木城市委員会主席在其関于和委員談判的报告中說：

“瑞斯可以同志極力主張联絡南方，和亚歷克西陜夫軍隊（後来登尼金）结成最親密的联合战線，因為第一这是一支最大的生力軍，第二他没有沾染合门主义的悪毒。于是派遣奴得尼夫和布蘭料夫南下，瑞斯可以且要求任命他们為全俄臨時政府代表。瑞斯可以在我们方面有亚歷克西陜夫軍的代表哈也夫斯基他又被派到莫斯科報告要務。我詳细告訴他我们这边的情形，他也告訴我他们那边的状况，同時还告訴我们道，登尼金擁兵十二万，武裝俱全，軍心团结，願以全力援助立法会议；全俄臨時政府既然对立法会议負責，当然可以得他的帮助。你们必需和他结成極親密的联络”。

但是社会革命党中央並不是不知道多不拉米亚派的

反動，中央委員伊凡諾夫說的"運動的性質顯係反德謨克拉西的，中央早已明白"然而社会革命党人还敢揚言道，他们在登尼金的後方作了堅決的鬥爭，很在那边的拉特尼尔且因此鬥力薄弱而回来了。這便社会革命党对登尼金的真正関係。还有一个事实：據中央委員達雪夫斯基的所証實許多供狀，都尔罗夫素来鼠首两端，怕公開承受登尼金的援助，想發表宣言，反对他，但当登尼金兵都到工拉，中央即禁止發表，都氏請以私人名义宣言中央也不准許，党克特連罗達尔家鄉报，表面上為社会革命党机関報，实际上始终帮助登尼金。当拉特尼尔提议和登尼金作堅決的鬥爭時，立法会议在多不拉米亜境内的委員会即嚴辭拒絕。"其所以不願意者是因為恐怕布尔雪维克破滅多不拉米亜，不欲替布尔雪维克開闢道路故也"。拉特尼尔將這些情節通知中央委員端斯可以，但是中央把這问題当作官樣文章，而心裡則还是赞成用两重政策对付登尼金謂社会革命党在登尼金後方做了革命工作的虛傳因此不攻自破。

（九）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方針。

一九一八年五月，党第八次委員会議决要需即時肅清布尔雪维克政权，議决案中說："為擁護憑藉国民立法会议的德謨克拉西政府的利益起見，在戰署関係（非政治関係）上，可以准許協约国軍隊深入俄国境内，只要彼等和俄国協商，并担保協约国武装势力不会干涉俄国内政且能証保俄国領土的安全"。議决案一出便稱宣布了对苏维埃政府宣戰和外敵聯欢。其餘的議决案都是同一声調：第八次委員会实為东北南方各冒險行為的元動机，经驗的结果頗為警人。明年，中央發表告各级党部書中，批評第八次委員会後的政策和结果道：

薩馬尔暴動為変退守為進攻的第一次企圖。這一次企圖还有些膽怯不敢自信。在一部分已经驅逐了布尔雪

維克的領土上已經組織了清一色的社会党的政权，另一部分；領土則讓外人組織的政府或自己把人民的命運送與外人，他們到处都把武装組織獻給軍閥向他說几句冠冕堂皇的話與以推誠置腹，便欣然滿意，其实軍閥們不过藉立法会议的招牌以鞏固其势力，事後便把招牌拋棄不顧。右派分子的積極活動，使這種政策的弱点越更暴露，起初的任務為对兩方向的作战，後来則一变而為漸々向右派投降，終至使右派得以漸々的無形的取得政权。

"在這突衝中间，協約国方面尤其是英国政府又是怎樣应付呢？立法会议派政府想極力結好協约国政府，碰了釘子。而反革命派在軍隊後方，作策，希圖在西比利亞，倒戈襲擊德謨克拉西政府，與公使团勾結成举行武力復辟，恢復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旧制度。他们的影响引起捷克斯拉夫軍隊的分裂，使其最初的民族革命的熱忱消滅于游移兩可和中立政策之下。他们对于反動势力的援助使得民主鬥爭的隊伍中最有決心的份子都潛身缩首，坐視與反革命謀妥協。在屢次投降之後，由于協約国暗中声援甚或明月帮助；于是民主精神的残餘被俄国專制魔王掃除乾淨，而從前立法会议所得不到的承認和援助，現在却被高尔察克一手抓住了。為爭恢復民主制的鬥爭終归一敗塗地。

"然同時又喪失了許多勝利的良好机会。国民革命軍（已变為各独裁軍閥的勤王軍）的崩潰，農民和工人的暴動都给了布尔雪维克党以勝利的机会，同時政治的陰謀家和冒險家在西比利亞一帶代表協约国的利益，他们也给了布尔雪维克以不少的好处。

社会革命党中央既分明表現其联合協约国反对布尔雪維克的鬥爭失敗，那末其中比較革命的党員当然要有感慨的表示。二月八号，党代表大会不得不：1，承認反布尔雪维克的鬥爭為反革命的行動因為這是直接帮

助了反動势力，2，拒绝和資產階級联合，3，拒绝協约国的援助"。

社会革命党纔然趨于左傾一途，虽然這次大会上还有一些議決案和這種良好計劃相背馳。堅決的走這條路線的便是中央委員蒲列和衣，斯費梯茨基，拉喜特尼科夫，施米墨夫等這一派，他们在烏発，彼此商議，以爲菲木政府遺老的名义，将自己的地位讓与苏维埃政府。他们既宣誓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全俄中央执行会便下令大赦，使之襄助革命的発展和国家的挽救而得以公開起來。凡以前社会革命党員只要不再蹈覆轍自表悔識，便都開以自新之路。

但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又不同意這種辦法。在関于中央代表在東方的報告的議決案中說：

"党的一部分指導人員認爲工作的中心莊乎組織廣大群众，在乎採用"旋轉"策略，以適应右派的任何联合战線。政策如此荒謬，宜乎执政人員在西比利亞被條民主政体即次第投降也。

和耳斯基，和斯費梯茨基這一派在心理上反对這種謬見，号召採取别的政策以对付布尔雪維克，其实还是爲了"旋轉"的"任何联合战線"的政策，早已証明不能適合右派份子心理的政策。這種号召不过是新的投降口号，放棄民主原則，重蹈從前覆轍，曲解歷屆党大会的議決案所決定的政策而已"。

同時中央宣言"布尔雪維克主义自立于社会主义的行伍之外，他的政策是要束縛農民和農民勞動的。只要領導廣大人民的上級机関不实行勞動德謨克拉西，就可使鄉村退到黑暗的反動路線上去"，宣言又說"社会革命党常站在民众前面奪取民权，決不站在旁邊，靜观風色"。這次宣言以後，蒲列和衣和拉特尼科夫即退出中央。

社会革命党第九次大会的召集是在中央爲菲木左派所

組織的"人民"派和奧克生梯埃夫的右派斗持極熱烈的時候。大会议决案說：

"国内連年内战，擾攘不已，布尔雪维克和復辟党兩虎相鬥，互相吞併。能使国家脫离苦难的只有第三種力量"所謂第三種力量即指農民，于是贊成"把重心移向農村"，主張"融合勞苦群众，統一民众已成熟的反抗力于自己的領導之下。因此又解釋二月大会的议决案道："況時吾党主張不向布尔雪维克發生武裝鬥爭，這種政治鬥爭主張只能看作应付实际環境和利害関係的策畧上的提議"。

大会這種布里唐罗夫政策使左右兩派都不滿意。"人民"派蒲畧夫和尹斯基達雪夫斯基，拉特尼科夫，李伯曼，斯賈梯茨基异劇烈的毁破大多数人的路線，其通電云：

武力鬥爭告終罷工，暴動概從干涉。然而全民運動倘将發展，推翻兩个專政，恢復純粹共和。当年五月吾党曾有议决案……当時还抱着滿匡希望，相信勞動德謨克拉西足以推倒壓迫。以現在之情勢观之，其效力畢竟如何呢？立法会议派政权徒擁虛名，实权落于提克斯拉夫和軍閥之手；社会革命党指導下的革命的德謨克拉西不能改掉軍閥在薩馬拉專横的統治；和資產階級事实上的妥協一变而為形式上的妥協再变而為高尔察克的專政，凡此種々，良非偶然。最近反对布尔塞维克和反動勢力的新的組織運動概行取締，可見目下在薩馬拉活動其情形比從前困难万倍"。

通電结尾号召全体党員在红軍和白党内作工的"不要向布尔雪维克提出什么要求，手执武器和反動派奮鬥"。

僑居国外的奧克生梯埃夫派也表示不滿意，講到東方的冒險事業，我们早已認識了右派中的這些个右派份子。奧克生梯埃夫從論他的東方政策道：

"我们曾主張过和德国及布尔雪维克武裝鬥爭，曾進行过這種鬥爭，號召了同盟者并募待了他们，利用过提克斯拉夫的支軍，為協约国不来出兵曾責備了他们……為什么呢？因因為布尔雪维克党不但甘心把俄国賣給德国同時还想從内部窒死牠，把牠帶着到深淵裡；不但把德謨克拉西淹死，还把俄国家斷送。因此我们中央和党部便实行鬥爭，不但在十一月十一号西方战線議和以前，而且在議和以後还是繼續鬥爭。我们的党和中央在西比利亚沒有採用得策略，因此竟默讓外人干涉内政；然而实际上第八次大会関于干政问題的決議不过欲藉提克斯拉夫軍隊驅逐布尔雪维克，這在政治上或許是有益的，同時又是虛偽的。我们自有把握，我们誠心為国家為民治，号召友邦每以援助。"

奥克生梯埃夫流落海外，生活並不愉快，在他的信中曾這樣承認过：

"遊遍欧美，并不見什么德謨克拉西，所遇見的不是布尔雪維克的德謨克拉西，便是反布尔雪维克的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自前者看来，我们是反動派，因為我们罵布尔雪维克毁坏德謨克拉西和社会主义；自後者看来我们是半布尔雪维克，因為我们不肯在高尔察克跟前磕頭。走遍天下，誰肯為俄国的呻吟号叫洒一点同情之淚；痛哉我的海外生涯！"

旅居巴黎的社会革命党則埋怨中央不与黑色百人團联络，他们有信給中央道：

"我们真佩服你们对苏维埃政府的忍耐，竟居然还想和他联合以抵抗反布尔雪维克的同盟輩，依許多南方同志的意見？鄧尼金派目下还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脫离健全的蒸々日上的国家政权"。

斯特克罗夫在他的社会革命党小冊子内発表莱什慧克的信，信中説：

"苏维埃制度和共產主义绝对的消滅一切進步的可能。高尔察克的專制到使真正的民主，自由有充分發展的希望。

赫新罗夫承在高尔察克面前受尽了侮辱，但他还思想要是將来高尔察克畢竟打倒了布尔雪维克他一定会寬宥他。

屬于巴黎派的有奥克生梯俟夫，赫新罗夫，魯得尼夫，梯滑克斯基，克倫斯基，亞尔吉罗夫等，関于外国干涉问题，他们还联名發了通電。

第九次大会反对巴黎派，議决取消派别，但不開除他们。

大会討論了農政策的问题。在政府机関代表大会上大吹其组織勞動的農民協会的偉大工作，為正在進行中的安東罗夫運動虚張声势，宣傳恐怖政策。

同年九月二十号，再召集大会，最後的决定採用農民暴動政策，取消第九次大会上暫時停止和苏維埃政府武裝鬥爭的议决案。

因此，社会革命党大多数完全違反赦罪條件，再也無权要求寬宥了。他们的議决直截的說："社会革命党大会早已看到和苏维埃政府重演武裝鬥爭為必不可免的事実"。

中央委員少数派分子霍意平（Веденяпин）總論社会革命党的庯史，述其最後的淪為反革命地位頗為詳明：

"喚起民众自不难擴張運動然而各派分子同時加入運動將来最好也不过是重演後高尔察克的歷史而已，因為右派背後，將有協约的力量以施行其政策。结果，在某種情势之下，公開的武裝鬥爭的政策或則扶持正在分解中的布尔雪维克主义，或則利用反動勢力而以協约国的帝国主义者為其後台老板。這在現在已十分明顯，而参加大会的同志们都看不清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為

什么這次大会和吾党固有的路線背道而馳呢？议决案中第十六項不是偶然的空話而是新的路線的標誌。有許多同志把現在的革命看作純粹的資產階级革命。依他們的主張，社会革命党的作用只是襄助完成資產階级統治的正当制度。這種傾向以前在烏発曾得到"光荣"的勝利。現在又高唱入雲，載在大会議决案第十六項内。中央一切工作，因此全都付諸流水。至如這種傾向的所以產生係由于旅居巴黎的公社革命党希图联合君主立憲党，勾結法国代表。

十. 安東諾夫派

社会革命党既把自己活動的重心移到富農暴動方面，便開始在各地組織農民協会。

号稱安東諾夫派的土匪運動，為着牠曾犧牲了幾百共產党員，在唐玻甫省，犧牲了幾千人命，洗蕩了三縣的繁華富庶，這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幹的勾當。

我們不要忘記了，社会革命党是個最卑劣而膽小的党牠總是按照牠的老習慣，暗中放火，趕快跑開，遠遠地站着看風色。

根據革命的俄羅斯一書中所有的材料（著者為撲特伯耳斯基，後被捕）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1920年春，社会革命党組織唐玻甫勞動農民協会，一時農協会机関佈滿全縣在牠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反付即時奉事，但公開承認武裝鬥爭之不可免。八月十二号，卡明克村開始運動，農民协会區委員会因势力不足，决議暫不參加，但还是被牽入漩渦。各村農民紛紛起来推翻苏維埃政权手執武器蜂湧向前巴尔科登鎮执行委員会全被搗毀；農民决議進攻唐玻甫沿途，各村尽都撞鐘擂鼓欢迎暴動軍隊，幸而援兵趕到，農民始被擊退。

唐玻甫農民運動，社会革命党暗中鼓動而以安東諾夫為領袖安氏在一九零五年原為勒索的暴徒，未幾被捕下獄充軍，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為唐玻甫省某縣做警察处長；一九一八年行動忽然秘密起来，流為土匪，用恐怖手段反抗苏維埃政府。唐玻甫党委員会怕與土匪為伍，勸安氏取消社会革命党員的頭銜；但因急于要和苏維埃政府為敵，暗中还是與安氏互相勾結。

這位安東諾夫得社会革命党的帮助，（社会革命党曾發表宣言，為安氏声援）遂一躍而為富農武装領袖。

樸特伯耳斯基說：„暴動的弱点在乎他们的政治要求的模稜曖昧。從我们所搜得的劳動農民协会章程，看来暴動者的心理頗為健全。章程内第三款云：„召集立法会議”第二款云：„竭全力贊助和列強建立永久和平”；第四第五兩款云：„規定地方民選政府，和言論，出版集会自由”；第六款云：„前立法会議所訂立法的土地公有法應即实現”，其餘各項尽是拘泥不適。譬如：„開發個人的廣大的国家信用”或„借用外資恢復軍事經濟生活”……。

結尾樸特伯耳斯基又說：„曹坡甫農民惨劇的發生，由于妥善的思想指導者的缺乏，運動既成了偉大的勢力又為社会所拋棄于是就像瘋狗一般，逢人便咬，一变而成為盲目的，無意識的游擊隊。

社会革命党中央对于這次運動的態度又是如何呢？請看他七月二号的宣言：

継續不已的農民騷擾和農民暴動常趨于威脅，强迫，殺戮的邪路。波尔雪維克党人深知吾党視安東諾夫的運動為半土匪式的運動，這種運動吾党决不会参加；他们深知只有運動带有健全性質，為反抗共産主义專政，為争劳動民权而鬥争，與那些不革命及假革命的份子堅决的脫離関係，這樣的運動，吾党同志是要参加的。

這是什么意思明眼人一見了然。明々是横行無忌，趁火打刧而社会革命党人竟公然宣言，似乎党之被牵入運動漩渦，因為党認運動為健全的革命運動。

安東諾夫派还能独出心裁，做了許多宣傳文章其中一言一字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腔調：„你们在鬥争中獲得自己的权利”有一張傳單是這樣說：„暴動的首領為飽嘗辛苦，為争自由思想的战士社会革命党員安東諾夫”，还有一張傳單說：„起来帮助你们的有我们農民的党—社会革命党，最近在巴黎閉幕的立法会議派会議，大多

數議決用全力帮助社会革命党。党的著名領袖柴尔諾夫、克倫斯基等口頭宣布不久當和波尔雪維克以兵戎相見。你们的帮手就在目前了，你们知到嗎？

同時还看一看安東諾夫派所提出的政綱 充滿了資產級階的色彩，而且充滿了狗屁的氣味。是的，不如此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加入安東諾夫運動的一方面有社会革命党人另一方面有資產階級。例如以前自誓忠信的費多諾夫便是安氏總參謀部的參謀，又充偵探隊長。地方保皇党則或充安氏偵探或直接參加軍事工作安氏軍隊中有團長涅伯 將軍易西樸夫，林斯基等。斯特克諾夫目睹農民運動蹂躪薩拉托夫省 喟然長嘆曰：„土匪運動乃欲恢復資產階級制度耶！"初聽此言，似乎是冷語解嘲而已，其实自資產階級看来，柴尔諾夫也好，安東諾夫也罷，只要是苏維政府的死对頭便都是好的。

安東諾夫運動把唐坡甫省弄成恐怖世界，共產党員被逮捕受極殘酷的審訊，文学家高尔克描寫俄國民族的惨暴，曾引了許多這次暴動中的無聊的事实，尤其是对于農民的普遍的拘究。唐坡甫農民看見安東諾夫輒側目而視曰：„此人不可近，近必遭殃"。農民在開初的時候，怕苏維埃政府徵收糧食常倚安氏為護符，後来見其殺人不眨眼，乃恨之入骨。

社会革命党的刊物帶着卑怯而陰險的情緒，時而頌揚安氏，時而又毀謗他，例如俄國的意志是這樣說：„費了幾許精力那些口号（即安東諾夫放的屁）才成為暴動民衆的普遍的口号，成為組織民主制度，指示政治的和社会的建設的路線的口号"。

又云：„暴徒浪子横行唐坡甫省七月于茲矣，要知該省農民為爭農民真理斷送了多少白頭黔首，請看道旁荒塚纍纍"。

或用叙事詩体寫道：„老母嬌妻，請遊汪洋的田畔，

狼狽于冰天雪地之中"。……等。

还要説得這樣的暴動在西比利亜也發生过，主使人也是社会革命党。尤丁（Юдин）為暴動首領之一，供稱：，边境委員会禁止党員在克拉斯罗耶尔斯基農協会中作工，但不禁止党的機関参加西比利亜農民協会，而西比利亜边境委員会通告和中央通告明々給大家以在領袖團体中工作的可能。

一举一動都是同様的法寶，同様的鼠首両端，同様陰險卑鄙。從"保險会"到西比利亜土匪運動發起團体為止，社会革命党始終是白毛狡兎一般，為自身營三窟，俾得出没自由，俾得在外吹牛拍馬，招摇竄騙，到安東諾夫爺々面前去獻媚求欢，在革命的法庭面前可以狡賴，擺脱罪名。

自從他们議决把工作重心移到鄉村以後，他们的实际，他们的棋局便是如此這般。無怪乎立憲党和協約国極力推找他们，把他们從偏旁扶為正室，継承高尔金和福蘭幾耳之後。

十一．社会革命党最近史

社会革命党最近史其特質在乎和立憲党完全混為一爐，和其應付康施達特的政策。當時福蘭幾耳既已完全失敗，協約国和立憲党深知公開反動已無成功之希望，因而急于要联絡社会革命党，認為社会革命党係農民暴動的真正領導者。米柳科夫在柏林會耳上申明道：„要是立憲党不與社会革命党联合，則列強一個哥比也不肯拿出来"。社会革命党人——尤其是巴黎右派——也渇望完成這種联合。在一九一九年夏，資産階級代表利和夫（Львов），康洛華洛夫（Коновалов），馬克拉科夫（Маклаков）和社会革命党人補拉科夫（Бунаков），與克尘梯洪夫開始識意

的談判。一九二十年一月，双方談判結果，互相讓步；社会革命党同意將工廠，作坊，銀行歸还資本家，立憲党則允許不奪取農民土地。最後，在一九二一年一月，由于法国政府的脅迫，召集立法会議派代表大会，出席者有社会革命党奧克生梯埃夫，米罗尔，曾特乙夫，森新罗夫，克倫斯基；立憲党米柳科夫，洛底乞夫，十月党人麥恩多尔富，察衣科夫斯基。結果當選執行委員者為社会革命党人奧克生梯埃夫，森新罗夫，克倫斯基，米罗尔立憲党人（大多数）米柳科夫，菲拉弗尔康罗華洛夫，馬克西莫夫，……——等。

要是我們記得社会革命党中央熱心承認联合政策的錯誤，那末我們就知到牠或喬尔諾夫的狼狽失措了，但我們还要講一講喬尔諾夫的供狀，因為牠有這樣的無聊，使我們不得不引他的文件：

„我從国外回来，正當康施達特事变爆發，交通斷絕。行次布拉格，便問森新罗夫關于召集立法会議的前後歷史。他回答道，出席人員都已到場，決不能再行縮首。發起人為巴黎派。大会左派為：斯達林斯基，斯郎乙尔，李伯德夫，馬爱；中派為森新諾夫，米罗尔，克倫斯基，格曾非德；右派為克奧生梯埃夫，菲旋乙克，補拉科夫，曾得乙夫洛河夫斯基……。中派極力彌縫拿攏，联合右派，形成一大联合組織，号稱各政党的大联合，可是完全由社会革命党組織而成，孟雪維克只一個，民族社会主义派也只一個。他們所以需要非党組織為的是要藉他們的手從捷克斯拉夫人方面取得資料，另一方面还要（依喬尔諾夫所說）藉此擺脫党代表的監督。該機關的預算案頗大，議決凡会議都由米諾尔，克倫斯基，奧克生梯埃夫召集，主動機關或非党機關由企業接濟財源。總而言之，該機關的款項和一切資料尽都操于右派和中派之手，而中派又成了右派的俘虜。

喬尔諾夫後来定出這様的路線：„須知俄国不容有和資產階級联合的事实我不能以中央委員的資格参加大会，也不能以立法会議主席的資格参與私人会議；但是我同意参加小組工作，為的是要使他们脱出這種状况。

„会議結果，决定組織像君王議会或妥協委員会様的委員会；因為没有立憲党的参加統一是不可能的。其目的在——組織擁護国家和人民利益，倚靠自己的智識道德及名望的政府吾党名义决不使之混入該項事業；中央政策絶对自由；一切自由己判斷自己决定。然而應當注意下列的事実：康拖達特事件給国外一刺激，左派團結堅固，国内緊張，人心鼎沸。現在我恰々受了布拉克的津貼出版革命的俄国，还可以靠津貼發行别的报紙。要是解散這個非党機関势将給工作以打擊……。森新罗夫得到第九次委員大会的决議案即退出中央。現時他的观点已經改変。我向中央提議清准森氏請假，恢復他的中央委員的資格，派他和曾山諾夫，喬尔諾夫等同充国外代表。然而須要知道自從巴黎会議以後，问題越更複雜了。委員会中只剩得克倫斯基米諾尔，森新罗夫継續工作。他们是否退出？是否服從中央？我们是否要宣佈他们出了党籍？如何处置此地的各機関，各企業及物質資料？你们的議决案内有許多誤解和不正確的地方，布拉格方面盼望你们加以修改，這一点是應該要做的。凡是以引起争論的都不應該載入諸議决案。你们是否的確在私人会議上和立憲党并肩而坐，與之作政治的联合？你们說正式会議是一回事，私人会議又是一回事，参加前者乃應有的义務，参加後者則係出于私人的意志。這話未免滑稽太甚，私人会議和立法会議的分别只在私人会議不是全体的而只是依立法会員的資格選出一部份人出席而已。也許私人会議的召集為的是作理論的争鬥。你们只在反对派的基礎上，設立仇視我们的各派的联合。

们们或者因为我没有加入巴黎反对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满意我。我呢，已走上分裂的極端，再進一步，便要和森斯諾夫，克倫斯基，米諾尔完全斷絶関係。我要須着請他们退出党籍。要是你们不帮忙，我一人孤掌如何幹得下地？你们是自由的可以由自行動唯意所欲。你们不但要善于罰人之患，也要善于赦人之罪，追之太急，則鋌而走險。或許你们已經窮得沒法，想藉此從非党機関手裏槍点津貼賞搶為作用.-------。

請看這些和話 米柳科夫 所説立憲党若不與社会革命党联合，列强将不零觧囊相助.-------現時社会革命党既要维支外僑的生活，經濟来源又已涸竭，自然只有仰賴外人之一途，而党的財政々策乃每況愈穢濁不堪了。中央委員端斯可以説过„銅錢不是蒸發出来的"，可是他们的確拼命的不要臉的蒸發銅錢，蒸得全党都充滿了銅臭。只要听這句：„或許你们已窮得沒法，想藉此搶点津貼賞------" 在原則上本也無别路可走。

至于和喀施達特暴動的関係，依社会革命党和立憲党的談判，他们兩党并無何等差别。喬尔諾夫動員立法会議派，欢迎康施達特海員，贊成„打倒共産党，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米柳科夫并不以為太左。暴動之後，喬尔諾夫寫信給海員道：

„立法会議主席喬尔諾夫向忠勇的同志——海員们，紅軍们，工人们致兄弟的敬禮。自從一九〇六年以後，你们是第三次打翻專制的压迫。他向人们提供帮助和介紹国外和国内合作社機関而保証供給。你们需要什么或需要多少不妨直接報告。願親身效力，举所有的力量和权威獻給民眾。余深信最後的勝利必歸工人群眾，余深信工友们将為立法会議的名义而準備暴動"。

康施達特的叛徒接到該信後，尚持鎮靜態度。

喬尔諾夫在革命的俄罗斯内做的康施達特的教訓 -

文内已放棄了自己的苏維埃的口号。社会革命党的一般小傻們自然参加过康施達特的冒険事業，而其党則大吹法螺四处煽動号召一切反革命势力團結于康施達特的周圍。

一九二一年八月，召集第十次委員大会，這時还是我們的党克服困难基礎鞏固之際，委員大会上乱轟々大罵波尔雪維克"天良丧尽，道德淪亡，政治破産"；堅持要和波尔雪維克奮鬥到組織武装暴動呀打倒苏維埃政府呀闹得甚囂塵土，同時社会革命党又以同樣的精神施行对外政策的路線，當時西欧資産階級的聰明份子看見康施達特肅清了，看見新經濟政策頒布了，看見農民暴動完全停止了，知到苏維埃政权已是根基鞏固，于是紛々而起，先之以甘恩会議，継之以日內瓦会議，後来还要開海格会議（Гааг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在華盛頓会議上，奥克生梯埃夫和米柳科夫共同陰謀反对苏俄，在甘恩会議時，他們又抗議最高委員会所过的計畫，認為牠是"和俄国現政府妥协以便為外国資本家謀利益而剝削俄国民衆"。

其餘各份子大概也知道幾位先生差不多。

喬尔諾夫派（或許就是喬尔諾夫）在俄罗斯的喊吶上說：

"我們不能央人介紹和莫斯科苏維埃人民委員会發生交涉，我們不能否認牠快有被承認的希望

十二、結論

社会革命党的醜史，既如上述，其中許多派别，即以最左的而論，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史，亦不过在他們個人進入共産党以後，才稍微可稱有用的革命者，至於一般最右的分子頭腦簡單，廉耻丧尽，因中央委員会既不决定開除任何同志又不能奮發自為挍掮懦弱，相同

而行，於是他們作黑色反動勢力的同盟者。秘密小組織，內部互相猜忌，陰謀和賄賂便是此党內部的概況。他與當時一切毒害俄羅斯和革命的惡勢力很行的联合。根據过去的行動和革命的報告，本可以說社会革命党與沙文鄺夫——十分卑鄙的冒險主义者，有関係，須对此種强盗負相當的責任，然而我們並不堅持於這一点。因此便有一個問題，假若我們寬恕社会革命党，說他們與沙文鄺夫無関係，能不能因此減輕他們的罪惡呢？他們的遠東，近東，北方和南方的恐怖行動，暗殺工人，繼之以政权的淫乱暴虐，使社会革命党生出滑稽可惡的企圖，藉我們偉大革命中各種过分的行動作罵我們，究竟那一处是好的呢？

社会革命党猾狡姦佞，一脚踏兩隻船，同時更实行躲在屋角裡的暗殺恐怖手段，與人民中的惡劣分子，也可說就是强盗，發生関係，例如安東諾夫或一般犯人們都在可惡的関頭幇助社会革命党的爭鬥組織，関於這一層我原想無須在這本小冊子叙及，不是這些事实的存在是無法可以否認的。

假若讀者想一想此種冒險主义的，背叛的，殘忍的小資產階級政党，再加上一切痴情艷語，斜眼的《偉大人物》紫尔諾夫的語調，以及老太婆布列西考夫斯加，有時好似一位歪腰夫人在那啼哭，有時便如糊塗一樣，整個地沈溺於小資產階級的唯情主义中，那末你一定要作嘔。現在特引高列加耶夫（Колегаев ）同志（在其辞書中），曾对於社会革命党的定义，高氏身歷社会革命党發展的各階級，繼而脫離大家，為左派社会革命党，繼而离開左派社会革命党，跑到我們的隊伍裡，所以我們很願意用他的話：

《社会革命党是一個虛假，兩面圓滑的團体，其中人人互相欺騙，以財帛為遊戲，以死亡為祝福（我記得

亞米夫曾帶決蒙設沙尚諾夫（Егор Сазонов ）的恐怖事業，那時他本已知道，自己業已為沙氏準備好了劊子手）；只穎使巧錢，與把人一律分贓，受皇家大使畢捉甫寧（Бьюкенен ）的收買焚燒並破壞糧食庫，天々在那哀嘆《国民的窮困》。《波尔雪维克的压迫》，但又嘗教此等国民，把国民放死於西比利亞，高加索，克里姆及波蘭等地；至於牠的卑鄙齷齪則有沙文鄭夫可以代表，而政治的愚蠢和假聰明則以高尔卡克為最》……

總而言之，所謂《紫尔諾夫派》不外包含以下幾点：缺乏一定的意志，知識分子的煩惱，愚事則以狡猾处之，與彼與此都吊膀子。此外卑鄙的小偷凡受过社会革命党害的都知道這一層，並且已向一切有眼的人们揭開他的真面目了。

此種道德的墮落，《紫尔諾夫在过去社会革命党的上層分子中即有深奥的根抵：特殊的政治家（带炸弾的《立憲民主党》），完全離開無產階級群衆及其意志，專門想以浮浪行動和漂亮的決議案遮掩大的政治事件。

惟有在這種环境中，亞米夫才能生存，欺騙和叛賣許多年。同時也只有紫尔諾夫派才能允許亞米夫派在党内存在多年。

這是由於什么原故呢？是否因為在社会革命党內專门進了許多冒險主义者，懦弱者，叛徒，頭筋簡单者，習染坏的資產階級呢？不是的。這完全由於社会革命党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党。小資產階級客觀上是不能实行自己的政策。即在無產階級尚未發生的時候，好如社会革命党自己所說，當兩個基本的爭鬥力量——波尔雪维克與反動势力，直言之即無產階級與資本——还沒有的時候，小資產階級也不过用英勇慷慨的調子来实行他的政策罷了。在這種兩大势力对壘之下一切去找第三種

力量的企圖，即是背叛無產階級，盲目帮助反動势力．結果反動势力自己覺得强大的時候，便討厭視社会革命党，把他一脚踢多遠，當反動势力覚得他有用的時候便每次把他當狗一樣喚到面前来。而革命的無產階級便也很厭惡社会革命党。職是之故，小資產階級政党，便沈淪破坏每况愈下，誰不能及時跳出他们的污穢漩渦，他便要陷入衆怨之井，受客观歷史一切不可救藥的厭惡。

假若社会革命党道德上政治上被判定是這樣，那末什么米留考夫的报紙向柴尔諾夫讓步，說什么《目下我最好多做一点我们的事業》，又什么馬尔托夫（他有時因一部分搖動和不堅決的原故，亦常向人作很大的讓步）反对社会革命党参加第二半国际——動搖不堅決的正式組織，種々事实都不足以証明社会革命党是不危險的．我们知道反動势力已經準備採取各種的方式，協約国在軍事方面实际上已被我们拋棄了。我们在观察一切條件的時候，就敢說，協約国在力量方面目下並不能直接手持武器向我们進攻，至於將来自然誰也不能保証，不过協約国現在是用另外一種战壕和途徑反对我们，他想用經濟和外交的压迫，战勝共產主义，可是在日內瓦会議上被我们破坏了．此後協約国便想在海牙繼續進行，但結果無法，各国（甚至於英国也在內）乃與我们訂結簡約，侵入我们的經濟組織，並與我们国內的小資產階級，新興資產階級混合起来，企圖磨擦我们的紅色五星旗幟的稜角，或甚至於從內部推翻苏維埃政权。那知在這種鬥爭中，協約国也未能伤及我们的毫毛，現在他的事有第二国际的偽君子們替他做，而第二半国际又在搖動，承諾或呻吟。自然他現目下还準備多方憑藉社会革命党。难道我们每步沒有看見變方針派已成為新興資產階級取得一部政权企圖的口号嗎？难道柴尔諾夫一篇十分之九帶有轉方針派性質的文章，內面声明波尔

協維克可以右傾，降為民主主义者，他自己要準備参加苏維埃政权，难道我们没有看見嗎？（讀者想一想，這个人多么忠實和有操守）。将来我们可以看見社会革命党又要設法暗殺我们的領袖，並企圖利用我们與国民的每種衝突（因我们的財富不足，自然可以發生許多衝突），也許要發生関於教授和学生的问題，或者更危險些發生関於農民和紅軍的事情。最利害的對風，轉变最大的氣候，深刻的伤痕，假若周圍没有無量数的微生物，利用身体某部受寒後血液循环之不足，在每個伤口内滋長了有毒的分子，那末对於人類總不至有危險的。目下社会革命党便是這種微生物。在嚴重的恐慌以後，帶瘡伤的国家便須勿忘防腐剤，並用嚴酷的手段根本煙尽這些有害的生物。苏維埃政权無時不在與這些類似的分子作鬥爭，無時不採用嚴酷的懲罰方法对付他们，同時每個共産主义者也都勇敢地負起任務，擁護這些方法。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許多忠实的人進入社会革命党，有許多人同情於他，更有許多人可以在各種適當的條件下可以受他的影响，凡此種種都是以光耀社会革命党，以顯他的本質。

以上便是我们目下工作的主要目的。同時在此情况下所編的書籍也要如此目的而作。如貝斯特良斯基（Быстрянский）瓦尔金（Вардин），司互克老夫（Стеклов）米協拉可夫（Мещеряков）等人的小冊子，和許多报章論文，其中尤為傑出的則為托洛茨基的奇特光耀的文章，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我们消毒的工具。而我這本論《往人》的小冊子在苏維埃反对社会革命党的消毒剤中也頗尽其些小的任務。